

工厂龙门阵

2013年4月 第7期

富厂特刊

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和各地分厂的罢工，一次次把富厂推向舆论焦点。但媒体报导和调查者的报告似乎使它显得更神秘了。

但其实，富厂不见得比一般其它工厂好，也不见得更坏些。支配着它们的，是资本主义企业里随处可见的等级压迫，是同样的无情法则。这座罕见的巨无霸式大厂的本质，与其它工厂没有差别。就像它的老板本质上无非是某一类资本家，未必更好或更坏。

至于富厂里的工人，我们同样能在其它工厂里看到他们。但富厂的宏大规模把这些压迫制度，这些无情法则，体现得相当彻底。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用这样一本特刊来表现它。



《工厂龙门阵》就是说说工厂里的事。正是这些琐碎平常的事件、场景、喜怒哀乐，构成了工人的生存环境，也塑造着工人的主观意识，触发和影响工人的行动。



★ ★ ★ 本期目录 ★ ★ ★

开 场 白	“富厂语录”和“女工感言”	1
富厂综述	富厂皇宫.....成成	2
工厂生活	过关斩将进富厂.....成成	6
	我看富厂的“高工资”.....成成	10
	附文：富厂“工资史”.....成成	11
	富厂工作点滴.....成成	13
台企比较	两台资厂对比，看“企业社会责任”.....王晓林	21
人物素描	流水线上的四个伙伴.....清山	25
	两个学生工.....清山	28
	工友小像.....木子	30
	我的富厂工友.....成成	31
富厂管理	各守本职，互不相干.....成成	42
	管理和怠工.....清山	44
工人行动	说几句富厂各地停工事件.....若林	47
征稿启事封三	

《工厂龙门阵》是由一些在工厂谋生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双月刊。希望你也有兴趣写一写你自己真实的打工生活与见闻，投稿给我们，比如以下方面：

- 1、工业区新闻：最近自己的工厂、工业区发生的事情。
- 2、身边故事：工厂生活、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
- 3、人物素描：比如工友、管理人员、老板。
- 4、你对本刊文章的意见、看法。
- 5、你认为值得写下的其它事情。

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第一，不求“文采”。只要有兴趣，你还可以通过 QQ 聊天、语音交流、当面交流等方式向大家讲述你的打工故事。也欢迎提供工人采访线索。愿大家共同交流，分享打工生活中的苦与乐，矛盾与无奈、抗争与希望……

本刊为非卖品，资金有限，全为协作者自筹，所以印数不多，只赠送给关心工人现状与前途的工厂打工者。喜欢本书的朋友，可给我们留言订阅。

我们的 QQ 群：125418095（龙门阵读书会），
邮箱：worker72@163.com

富厂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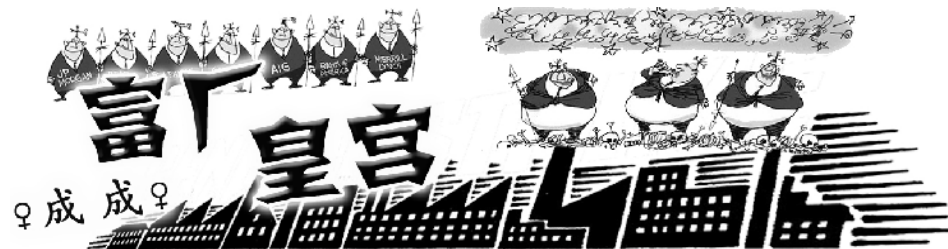
- “工会主席的地位跟我一样大!”、“员工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工会，工会必须给出一个答复!”——郭老板语录
- 不管经济如何挑战我们，员工是我们的宝贵资产，所以你们要有信心。——郭老板语录
- 公司每年赚几百亿，都是一毛、两毛，一块、两块赚起来的……
——郭老板语录



- 我找不到管理一百万人的书，在台湾也只有郝柏村带过 100 万人的部队! ——郭老板语录
- “如果我们血汗工厂，为什么每天会有这么多人排队要进来?”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
- “我曾经咨询过专家，目前富士康仍然处于平均自杀率的下线。”——郭老板语录

女工感言

在富厂，无论是抱着什么希望来的，都会很快失望的；
 在富厂，上班是只分白班夜班的，不分白天黑夜的；
 在富厂，上班是没有周末的，星期几只是为了记录调休方便的；
 在富厂，夜班的厕所是没人打扫的，上厕所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在富厂，员工是没有话语权的，只能是惟命是从的；
 在富厂，员工是更像一颗螺丝钉的，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
 在富厂，第一次涨了工资之后，走与不走就变的很纠结了；
 在富厂，东西丢了都是要怪自己的，公司是没有责任的；
 在富厂，投诉电话是有的，但是打过去之后是没用的；
 在富厂，工会是公司的一个部门而已，至于能做什么事那得看公司怎么安排了；
 在富厂，手机大部分时间是摆设，偶尔可以用一下……



题记：富厂厂训：能者，懂得解决问题——建立能者升迁制，使能者多劳；解决问题是衡量能力的标准；成功没有神通，只有基本功；要老鹰，不要鸭子；老鹰会解决问题，鸭子只会呱呱叫。

年底盘点，按生产安排把货赶完之后，已经待料休息两天了。在富厂这么一个对产能精打细算的公司，居然会让我们闲下来，真是太难得了。但想想也不奇怪：这也属于公司的生产安排嘛。公司在纪律和产能方面都严格管控。员工们不需要问为什么，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要坚决服从公司的一切规定就可以。就好像在车间不允许翘二郎腿一样，不需要问原因，这是规定！当然，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富厂员工，具备优秀的服从精神是必需的，但不是唯一，要想真正融入公司，还要更多地了解公司，并接受公司赋予你的一切义务。

东西丢了 自认倒霉

所谓公寓式的宿舍环境也很一般，臭虫很多，很烦人。同事经常抱怨说被臭虫咬得遍体鳞伤，半夜经常要起来抓臭虫。不仅如此，在宿舍，

手机和衣服经常被偷。衣服先不说。即便是手机被偷，你向宿管处、员工关爱中心投诉，他们都不管，顶多提示你注意保管个人财产。丢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公司有一项强制福利——除了贴身衣物之外，衣服必须集中投洗，在宿舍私自洗衣服就要受罚。但集中投洗的衣服都放在一个洗衣机里洗，根本洗不干净。很多工友就偷偷自己洗，特别是女孩子们。但宿舍如果没有阳台，衣服洗了要挂外面，很容易被偷。舍友梅梅说，她来这里不到半年，已经被偷了五六件，有时候内衣都会丢！你还不能投诉，因为是你自己首先违反了公司规定！这么看来，这项福利不仅给公司节约了水电，还有为物业、公司减轻负担——不用去找偷衣贼——的好处了。

在车间。进更衣室前要脱静电拖鞋，但拖鞋是天天有丢的，特别是鞋柜没上锁，或者鞋子放在柜子外面，

一定会不见的；静电衣也是，即便衣服上绣了名字，也会被别人撕掉，拿走，搞得更衣室里，这个人拿了那个人的，那个人拿了另外一个人的，所以天天有人喊衣服又丢了。没有衣服，负责车间工衣、劳保用品的仓管，更衣室管理员，线长都不管。线长说这不是他的职责；管理员说人多管不了那么多，或者让你去把别人衣服上写着名字的布条撕掉；仓管的态度更恶劣，说他们没有工衣，还敷衍你，让你去找管理员！鞋子都会被偷，何况手机呢，即使放在手机柜里再上锁，也可能被偷，更别说有人懒得放手机柜，而放在便鞋柜了。这些事情都是在摄像头下发生的，并将在摄像头下继续发生。

生活、工作中，处处充满着矛盾

公司宿舍一般住八个人，人员随机分配，因为性格不合，生活习惯不同，以及白夜班等缘故产生的矛盾无处不在。有一次，舍友 A 上夜班，凌晨五点下班回来，没带钥匙，敲门，可舍友都在熟睡，于是她使劲踹门。大家都被吵醒了，对她很不满意。她跟舍友的关系自然就恶化了。有时上白班的人利用中午、晚上吃饭的一个小时回宿舍小休，很容易打扰准备上夜班，正在睡觉的舍友。

工作中，产线员工之间，员工与基层管理员、稽核员、QC 之间，基

层管理之间，基层管理与上级管理、工程部人员、稽核人员、QC 等等，都存在矛盾，保安与员工之间也是。稽核员、QC 每天巡视产线，稽核不按操作流程作业的员工。而员工在基层管理施加的产量压力下，有时不得不违规作业。结果，员工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像做贼一样地工作！有时，产线不良率过高，工程部会过来查找原因，难免提出产线的作业手法有问题，基层管理员当然很生气：工程部的人站着说话不腰疼，改变作业手法，产能达不到怎么办？再说，既然要改变作业手法，总要说出个理由吧，可往往工程部的人也是估计、猜测，给不了准话。他们便争执一番，最后不管谁占了上风，都挺不舒服的。保安与员工的矛盾无处不在。因为在富厂，每个员工所属的宿舍、工作车间，都有保安的存在。员工需要刷卡来证明自己属于这里，有时刷卡异常，难免被保安扣住，不让通过，冲突就在所难免了，有时会出现暴动，算是员工不满的发泄吧。

等级鲜明，不许越级

在富厂，众所周知，从员工到总裁分为二十几级，等级不同，工资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级别——管理级别。无论是入厂培训，还是车间开会，几乎每个讲话的人都会提示你，在公司，无论任何事，都要一级

一级上报，不能越级。机器故障了，半小时内报给副线长，一小时报给线长，两个小时报给组长，然后报给主管……员工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也必须一级一级投诉，不能一下子投诉到关爱中心或者工会，否则，线长一定给你穿小鞋，直到把你逼走。

与等级鲜明相称的是：在公司办事，都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无论多么复杂，或者多么没必要，也要严格遵守。比如，我申请了外宿，申请单交上去之后，刚好赶上公司宿舍调换，公司有规定，换宿舍，要先退宿舍，再去新宿舍报到，否则就会被宿舍除名，既签不了外宿单，办不了外宿，在公司也没了宿舍。而我刚办好入住手续，申请单就下来了，我还得去没住过的新宿舍办退宿手续，搞得本来简单的一件事情，变得麻烦了很多！再说公司那么大，宿舍之间隔那么远，跑来跑去的，浪费时间。

处罚严厉，又不公平

公司没有明确的罚款条款，却有一堆的处罚规定，什么警告、小过、大过呀，多到几十上百种可能被处罚的条款。别小看这些处罚，直接跟绩效、年终奖、工资涨幅和升迁挂钩，其中，一个大过可是值五百块钱呢！

处罚条款虽多，但实际操作起来，是否处罚包含了不少的人为因素。如果跟管理关系好，当然什么都

好说。如果管理看你不顺眼，或故意针对你，那你就惨了。香香有次离岗，差不多二十几分钟才回来（公司有规定，离岗时间不许超过十五分钟），刚好被副线长 Q 看到，Q 就要给她开处罚单。但香香说，有几个男生比她出去得早，回来得晚，怎么不给他们开单。那几个男生跟 Q 关系不错，Q 当时没说什么，给那几个男生一起开了处罚单，大家都签了字之后，Q 悄悄把那几个男生的处罚单撕毁了，只有香香的单交了上去。可见，处罚也是根据管理的好恶来确定的。

工作中时常感到压抑

压抑是种感觉，在公司，很多工友都有这种感觉。说不上来具体什么原因，总之一进车间，那种感觉便油然而生了。在这里工作，上班时间，加班时间，休息时间都由公司安排，员工好像是没有自我意识的高级机器人。特别是调休，总是在别人上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休息，想找个人说说话，出去玩，都很难。如果在车



间偶尔犯个错，迟个到，再顶个嘴，那就完了。管理时不时就能发现你工作的问题，训斥一下你，让你写个检讨，打扫一下产线卫生，偶尔不给加班等等。这种日子，不好过呀！要说管理的做法也不是很过分，但又不合情理，自己又懒得——或者觉得不值得——投诉，最后搞得郁闷、压抑，又无处宣泄，不得已只能选择离厂。

随时做好支援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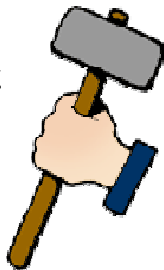
支援，顾名思义，就是去别的站点、车间，或事业群帮忙生产。富厂规模宏大，地大人多，光我们这个区就有几十栋楼，几百个车间，每个车间都有几条生产线，每条线的生产安排不同。难免有的线缺人，有的线人多。也许对其他厂来说，人少需要快点招人，人多就要裁员赔偿，但在富厂，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支援”体制帮了富厂大忙，哪里缺人，就从人多的地方调人支援；哪里人过多，就调去缺人的地方支援，反正工厂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熟能生巧的事，熟悉一下，工人换到哪里都能做事。同时，支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破坏工人的维权行动。前段时间，我们线上换了新组长和新线长，新线长想来个三把火，结果，我们线上的员工不买账，以怠工的方式抗议他。那个线长找了好多支援员工过来，不仅击败了我们的抗议，还逼走了好几个员工，

搞得我们一败涂地。总之，富厂的员工都是流动人口，哪里需要就要去哪里。当然，你可以不去，那就不好意思，辞工喽，或者过一段没有加班的日子，实在没办法了，再辞工。

基层管理大权没有，小权在握

基层管理应该是个什么样呢？我觉得他们不过是生产过程中执行生产、分配任务的负责人而已，但实际上，他们的权力远高于我的想象。只要他们愿意，你可以在产线上活动自由，心情舒畅；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剥夺你的加班、升迁和涨薪资格。在公司如此等级鲜明的制度下，即便投诉，上级要做所谓“调查”，也只是形式而已，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基层管理手上。这就难怪产线员工对厂里的不满全发泄在基层管理的身上了，因为员工都知道，他们的利益直接受基层管理的影响。

突然觉得富厂就像皇宫，在外面看，高高的围墙，成群的建筑一派富丽堂皇，工资也被描述得天花乱坠，里面却戒备森严，等级分明，员工们像是奴才和宫女一样，线长、副线长是公公，有时宫女、奴才不知怎么回事就死在了公公的手上，偶尔有个大难不死的，那得靠运气！



较低、加班多的厂相比，没什么优势。

不一会，有工作人员出来。他简单说明了一下：进厂要刷身份证，但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就不用进去了，如：身份证过期的、再次进富厂时间间隔不够的、不是本人身份证的、没带体检费 60 元的等。后两种情况的就算刷了身份证进去，都会中途被迫停止面试，并视为自动弃权，可能要等上几个月才能再来。我心想，来应聘的人不怎么多呀。招工条件也不高，估计富厂真的很缺人吧。

两天后，我正式到富厂南门应聘。这次有六十多人等在那里。我问工作人员是哪个事业群在招工。那人答：“这个我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两个大厂区在招工。”半小时后，工作人员通过扩音器指挥：“大家排成三队，排头人整队，所有人身份证交到工作人员处（招聘窗口）”。等了一会，工作人员念了约十来个名字，说他们身份证快过期，或不到再次进富厂的时间，不用面试了。其余的人应着点名声，拿了身份证，坐上富厂的大巴，到北门的招募中心面试。

到达北门已经十一点多了。先到的一批面试者正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填写个人资料。我们站着等候时，一个工作人员指着面试流程图，说面试有八关。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呢。

前一批人陆续进入下一关。我们按工作人员的要求坐在指定的位置。

失业两个月了，说什么也该找工作了，否则就只能去要饭了。早就听说富厂底薪高，赶紧慕名去试一试。

我先到离富厂北门约五百米远的招聘处（××招募中心）探一探路。将近 11 点，那儿有二、三十人在雨棚下站队。雨棚用铁丝网围起来，是专为应聘者遮风挡雨的，虽然还是很热，可毕竟挡住了热烈的太阳。站在铁丝网外面的也有一二十人吧。

我看了看墙上的招聘启事，条件很简单：满十六周岁，初中以上文化，有过一年的工作经验。工资待遇看起来比较一般：进厂头 1~9 个月，底薪 1800 元，算上加班，可能有 2400 到 2800；做满九个月以后，底薪涨到 2200 元。虽然底薪高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对我们这些找工的人来说，看重的是加班后能拿到的总收入。富厂限制加班，所以和那些底薪

首先发了一张不记名调查表，上面有三道题。第一题：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富厂招工；第二道题忘了；第三道题：你觉得怎么样写招聘启事可以更吸引人？我随便写了一下，大意是提高工资，多给补贴。接着发给我们一张面试作业表，注明面试流程：①报名（应聘哪个部门）；②身份证查验；③形体检查；④考试；⑤面试综合评定；⑥照相；⑦体检；⑧分发。

我被随机分到某事业群，据朋友说不怎么好，但没办法，因为不让你挑。从面试开始，我们就只有服从的份。填完表之后，我们按不同的事业群站了两个方阵，按次序被分别带到面试的大厅。这时，我们才真正开始过八关斩六将。

第一关。首先，工作人员问我们有没有介绍进来的。有一个人出列，被带去进行身份认证，他后面的流程是否跟我们一样就不知道了。接着，她又问，有没有本科生及本科在读的。又有一个女生出列，工作人员把她带走。剩下的人就依次把面试工作单交给一名工作人员，再依次把身份证放到旁边的身份证验证器上，验完盖章，听到一声“走”，就算通过了。

沿着红色箭头所指的方向，来到第二关：身份证查验。轮到我时，不知道我身份证有问题还是她眼睛有问题，愣是盯了我一分钟，还让我用家乡话报我的住址，以及身份证的最



后四位数。我顺利回答完毕。她看了我一眼，边盖章边说：“你表情还真丰富。”莫名其妙！她死盯着我看，难道我就傻乎乎站着，不能有一个表情？算了，还是继续谈面试。

又顺着地上红色箭头所指方向走了近百米，来到第三关：形体查验。我们分散站好，手臂伸平，边报名边把手臂外翻，经检查没有伤残之后，再放下手臂，依次到旁边扫面试工作单上的条码。感觉自己傻傻的，像牲口一样被人挑拣。此时，我看到了之前那个本科生。原来工作人员告诉她应聘普工不能说自己是本科生，最多是大专生。呵呵，破厂事真多，厂规厂纪里要求学历不得作假，现在却明目张胆的要求欺瞒。

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十二点了。第四关要等下午再过。午饭怎么办呢？还不错，富厂居然管饭。我们所有未面试完的人都领了饭盒、筷子、杯子，从指定的楼梯来到指定的食堂，到指定的窗口打饭，吃完饭又

将餐具放到指定的位置。工作人员强调，不按要求做的，取消面试资格。可能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人面试，不管是排队、走路还是吃饭，工作人员总会反复地强调各种规矩。不过楼梯上还是可以零星看到扔掉的筷子和餐杯，“肇事者”是否受到惩罚，就不知道了。看看那些工作人员，一副例行公事的态度，大概没给他们添麻烦的话，也不会把人怎么样吧。回头说一下这顿免费午餐。我们打饭的窗口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4.5元。后来工友告知，这就是公司包吃的标准餐。内容呢？一素一荤：水煮白菜，水煮土豆肉。真的是水煮的，一点油都没有！怪不得打饭窗口上方挂着拒绝地沟油的条幅——根本没油，何来地沟油！食肉动物的我第一筷子就夹肉，结果差点吐了，太难吃了！肉可以做成这样，真是奇迹！肉尚且如此，何况菜乎？吃了不到五口，我便放弃了。跟我一起吃饭的女孩居然开始怀念以前觉得不好吃的工作餐了。

吃完饭，工作人员检查面试工作单。接着我们原路返回一楼的分发等待区休息。那里差不多有六七百人在等待继续面试。我们边等边聊，气氛还好。有一个88年的河南小伙子，说话一套一套的。他说他进出富厂好几次了，每次无路可走的时候就回这里。他觉得富厂比其它厂要好得多，底薪高，不会太累。我翻了翻富厂自

己印的杂志，里面有员工采访、员工投稿和交友栏目，甚至有员工家属写给公司总裁的感谢信，感谢公司把自己调皮、不上进、不孝敬父母的儿子，调教成了一个勤快、爱学习、尊重家长的上进青年。信上措辞感情真挚，热烈，看起来很真实，让人不禁对公司刮目相看。总之，杂志上的简直是另一个富厂。以前听说富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看来似乎不见得。分发区的悬挂式电脑显示器播放着富厂的大型晚会，这一切让人觉得，这里到处充满着温馨。我对这个让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公司更感兴趣了——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呢？

下午，进入第四关：考试。富厂就是富厂，连考试都用电脑。工作人员带我们到二楼，首先通过考场外面的壁挂显示器观看了考试的要求及过程。然后一个个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进入考场，坐到指定的位置上。一共20个题目，四种题型：语文，数学，英语，常识。题目对我来说很简单，很快做完了。有一个小插曲：有一道题，问在宋朝和明朝之间是哪个朝代。我一下子迷糊了。我对历史最不在行了，死记硬背也记不住。我居然选了清朝。但一想，不对呀，这是最后一个朝代，怎么会是“之间”呢？猛地想到一部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哈哈，电视上演的明教推翻的不是元朝吗？嗯，没错，就是元朝！当然，

后来我问朋友是不是元朝，在朋友的鄙视下验证了我的答案是对的，呼呼！考试结束，在出口又盖了一个章。

第五关：面试。在工作人员引领下，上了三楼，在指定位置等待召唤。

我们所有人都要挨个见面试官。先前工作人员已告知我们，面试主管并不问问题，需要面试者主动自我介绍，主动聊天，关键是不能冷场。这样做是考察应聘者的性格，还是考察我们是否痴呆傻？……轮到我时，我向主管问好，接着介绍了一下自己。他嫌我在每个厂里工作时间短，我稍微解释了一下，顺便问他关于伙食、住宿的事，他也简单回答了。就这样通过了面试。

第六关：照相，用来做厂牌。只要有纪律，依次进行拍照即可。另，拍完照记得给十块钱。

终于，到了第七关：体检。人忽然一下子又集中起来，排了几列长队。测血压，测视力，抽血，内科，辨色力……整个体检过程就是等，等着前面长长的队伍一点一点变短。虽然很烦躁，但是跟周围的人聊聊天，就愉快了很多。体检完毕，沿着箭头所指方向，拿着单子让工作人员在电脑上登记一下，就可以了。这时已将近下午五点。我们重新回到楼下的分发等待区，等待最后一关——分发。

这时等待区的电视上播放的是央视的法制进行时，很多著名的笑星

演绎着种种骗术，很是搞笑。在偶尔烦躁，偶尔嬉笑的时间流逝中，等待区的人渐渐被不同的事业群的领导带走了。我们等啊等，晚上七点，我们事业群的领导终于来了。原来第八关——分发（分部门），要到明天进行！天呐，这是什么面试吗，这么繁杂！不过幸好，从面试当天起，就给我们算工资。这多少也减少了对繁杂面试过程的不满。我们拿着这两天进出富厂的凭证——面试作业单，列队跟着工作人员从北门出发，将近一小时之后，终于走到了南一门的篮球场——我们这两天被要求集合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试了一天太累了，我觉得富厂好大，好像走不到头一样。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明天下午三点半来这里集合，最好带上行李，但是可能会有些人不被录用。真是的，原来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明天在哪里集合呀！唉，真不愧是财大气粗的富厂，有钱就能让我们饿着肚子到处跑！

忘了说句，从工作人员的服装上可以看出，富厂有个专门的培训部门。这么多人面试，肯定需要不少的工作人员。

第二天，在一次又一次点名、列队、点名、列队之后，发了厂牌，完成了分发。很幸运，我没有被淘汰！



说实在话，咱进富厂，那就是冲着它一直在宣传的工资高。2012年，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月，一般的工厂顶多给加个50块底薪，有的小厂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标准，而富厂则是1800元/月，比别的厂高了一大截，这对咱可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呀！三百块钱说多不多，但也顶一个月的生活费呀。可，同志们呀，咱不能只看这些表面的数字，咱也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下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宣传的那样高。

在一般工厂里，工资不单是底薪，它还包括加班费，各种津贴（全勤奖、岗位津贴、食宿补贴等），再减去罚款和扣除的社保等。也就是说，底薪高不等于最后的综合工资高。富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富厂的1800元/月，是实实在在的基本工资，不仅没有任何补贴，吃要自己

掏钱就算了，就连住也扣钱，要知道，这在深圳已经很少见了，一般厂最多扣水电费，但富厂居然还扣住宿费！而且富厂扣除的社保比其他厂多一项住房公积金，这个虽然是国家强制要交的，但是一般的工厂还是选择不扣，或者根据工人自己的意愿来扣除，在富厂就必须扣，并且社保扣除的基数也比别的厂高。一般扣除社保的基数是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富厂则按照实际底薪为基数，每年七月份还会根据实际的底薪调整一次基数。这样不好么？不是让咱打工的多点保障么？这问题就纠结了。我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钱，本来一个月累死累活就没挣多少钱，再被这么一扣，不是咱小气，扣不起呀。虽说这钱以后还是咱的，但是毕竟不拿在手上，心里不踏实呀。再说，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至于以后，那就以后再说了。可人家公司不管你这么多，说扣一定要扣，没得商量，心疼呀！这并不是说，富厂的工资一点优势也没有，还是有一点的：每小时的加班费比一般的工厂高那么两三块钱。在这个要靠加班挣钱的年代，加班费高就相当于工资高，不过，很可惜，富厂限制加班，又搞调休制，把这么个好处也七除八扣了。

再看有些厂，底薪虽然只有1500元/月，但加上全勤奖、岗位津贴和伙食补贴之类的福利，至少一个月下

来也有 2000 元左右，比富厂还高了一点。再说一下大家都关注的加班，富厂被工人跳楼跳得名声大噪以后，高调加薪，同时把加班时间减少了。其他厂却可以不理这些，有的厂加班连个限制都没有，一个月总的算下来，加班费比富厂高个两三百块钱是很平常的事。这样，最后的综合工资自然与富厂持平，甚至高出富厂。加班太多固然累人，员工也会发牢骚，但钱要是挣少了，咱就更不乐意了。

所以，很多人匆匆进厂，又匆匆失望离开。不过，上面说的是刚进富厂不久的员工。等熬过了试用期和考核期这九个月之后，工资会大幅调整，加到 2200 元（最多达到 2400 元）。据我所知，这个涨幅应该是富厂所做的最大一次工资涨幅，此后就算有各种原因的加薪，都不会超过它（特殊情况除外）。这时，在富厂就比在其他厂有优势了。其他厂不管福利多好（几百块钱而已），或者加班多少，很难超过富厂的综合工资了。但这时，你对于是否离开富厂就很纠结了。即使你去别的厂也有富厂的待遇，但要多加很多的班，那又何苦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新进厂时，富厂的老员工说我们被富厂骗了，但她们自己又坚持在富厂工作的原因（她们的工资一般都高于别的加班多的厂）。这么说来，富厂有很多老员工徘徊在去与留之间就不足为奇了：

去，不一定可以找到比现在工资高的厂；留，既没有前途可言，又实在厌倦了这里的生活，纠结！



附文：富厂“工资史”

富厂自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工资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曾经，富厂不仅包吃住，而且保证在无加班，且扣除社保之后，员工的工资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现在，如果不加班的话，扣除社保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员工拿到手的钱一定达不到最低工资。

2010 年 10 月份之前，富厂包吃住，实行“十三休一”的上班制度，也就是连续上十三天班，休息一天，支付法定最低工资的底薪和合法的加班费。如果外宿的话，有 150 元每月的外贴。无论工龄有多长，工人一般都没机会加薪。新老员工的底薪一致。对工人来说，富厂的优势不在底薪和工龄，而在于订单多，加班多，这样工资就比周边的工厂高。2009

年，因员工增多，宿舍紧张，富厂曾一度鼓励外住，并承诺给申请外住的员工 600 元不等，分三个月发放。而员工一旦搬出宿舍，就无权再入住。但在这么大的诱惑面前，还是有很多员工搬出了宿舍，这也使厂外的房租小涨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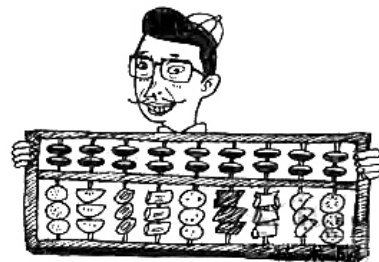
2010 年富厂发生十几连跳之后，舆论压力纷沓而至，股价大跌。不少媒体同时报导了富厂管理苛刻，保安打人，劳动强度大，工人待遇低等等事情。富厂为了改善形象，高调宣布大幅加薪，把普工的底薪加到 2000 元（当时是 1200 元每月），10 月份开始实施。加薪的员工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 2010 年 5、6 月份之前进厂（之后进厂员工需要过 9 个月才涨薪）；二是要经过培训（法律法规，车间产品，应急常识等），并考试合格。后一点一般只是做个意思。所以实际上符合第一个条件的，基本就可以加薪了。同时，员工不再包吃住，110 元水电和住宿费和 240 元的伙食补助费加到了底薪里面，即在 2000 元的基础上再加 350 元，外住人员则加 390 元。也就是说，老员工底薪分别为 2350 元和 23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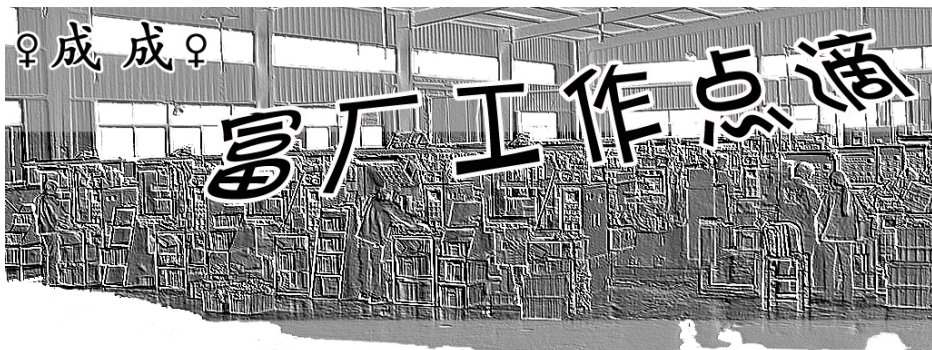
至于新员工，底薪由原来 1200 元（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为 1100 元每月），增加为 1550 元。

在富厂底薪改革之前，大概在 2010 年 5、6 月左右，已制订出一个

新规，员工经过试用期三个月和考核期六个月后，大幅调一次底薪。具体加薪多少，要看线长对员工的评价，不过也有一个最低限度。比如现在富厂底薪 1800 元，九个月后，除非极个别特别捣乱的员工（基本没有）会拖后几个月加薪之外，所有员工都可以加到 2200 元，最高可达 2400 元。之后，如果员工由员一升为员二，员二升为员三，员三升为师级等等，都会有不同幅度的加薪。

改革之初，员工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底薪高了，加班费就高，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富厂改革得很顺利。可谁也没有料到，紧接着开始限制加班，劳动强度也增大了。加薪的好处基本上就被抵消了。不仅如此，富厂的上班制度也由原来的“十三休一”，改为了“六休一”。工人每月的收入不仅没涨，反而有所下降。而厂外的商贩和房东们又一次以富厂涨薪为理由，纷纷涨了物价和房租。这么看，富厂工资到底是越变越好呢，还是越变越差呢？





吃饱了撑的

在富厂，能用机器的一般就不用人，所以，工作通常很简单，就是把料装到模具里，过机器，取出，然后再装再过。我们车间生产摄像头，工序很简单：把软板和镜头放到模具里，再用啤机压好，点胶，过UV，取出，撕掉软板上的胶纸，把镜头跟软板粘贴在一起，然后啤机压一下，放垫板，点胶，再过UV，取出，然后拿去贴铝箔纸，最后机器检测。

我们一个小时要下1k多的货，集体计件，不需要流水线，几人一个工位，分别在一排桌子的两边，UV机在桌子中间。一般都是装取产品的工位在一边，点胶和UV工位在一边，装好模具之后，递给负责点胶的人，点完，就可以过UV了。有时线长会安排压啤机和放垫板由一个人操作，但是如果产量太高，下货速度太快，这样安排就有点麻烦了。刚好那天上

班就发生这样的事。因为是新开的线，还没有招到足够多的人，线长就安排了那两个工位给一个人操作，但产量却不低。那个男孩子有点不乐意，但也没说什么。我就坐他旁边，撕胶纸贴镜头，眼看着他旁边堆放的待压的镜头越来越多。他不仅不加快速度，反而一改以前总是把压好放了垫板的模具递给点胶工位的做法，而是起身，抱起一推压好的货，绕了桌子半个圈，亲手放到了点胶人员的旁边。

后来，线长看他堆货越来越多，就安排另一个人去放垫片。这下，他可高兴了，跟我说：我就是这么堆货，让他（线长）看，他自己就会安排人过来帮忙的。我开始不理解什么意思，也没说什么。一会，只见他很自然的把放了垫片的货，递给了点胶的人，我纳闷了，就问：你怎么不跑过去了？他说：谁吃饱了撑的，跑过去送货！哈哈，总算明白了他的话！

上菜

今天我又被调到贴铝箔纸的工位了。原先在我看来，这个工位是有点技术含量的，但其实就是熟能生巧。我们需要用一块有折印子的铝箔纸把镜头的后部包起来，必须保证包得严，在正面看不出来，且不能有多出的铝箔纸。如果铝箔纸做得刚好合适，就很简单，只要手不抖，贴上去就好，但如果铝箔纸稍微大一点，就要小心了，很容易贴出不良品。我就喜欢这么有挑战的工位，虽然我的速度是最慢的，嘿嘿！

带我们的训练员脾气很好，不像有的训练员那样总是绷着个脸，或是一直催我们快点快点，更不像线长那样威胁我们说如果做不到产量就义务加班。她总是在微笑，跟员工打成一片，偶尔会笑着说她不喜欢催别人，但也不希望别人催自己，意思是很明了，但比“快点快点”受用的多。为了让我们保持速度，一直有货做，她不停地在线上跑来跑去，发货。尽管也是有其他训练员和线长过来催货，有时线长甚至还要求单个计件，看谁做得最慢，但都被我们的训练员拒绝了。她说，计什么件，尽力做就行了，就算达不到产量也会让我们下班的。这很合我们的意，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呀。有两个三十来岁的员工，在线上说说有笑的。她俩很喜欢那个

训练员，经常跟她开玩笑，说给我们上菜呀（上货）。她俩本来很讨厌连班的，因为连班有可能会义务加班（她俩就义务加班了两次了），但是面对这个训练员，她俩却说，连班吧，把产量赶出来再说。呵呵，不一样的训练员，做事的心情也不一样。

幸运儿

跟一个刚从别的部门调过来的工友聊天。他话很多呀。他来富厂一年多了，比较喜欢自己那个部门，说那边就是混日子，很好玩，产量很轻松就能达到，基本上可以提前半个到一个多小时收线，周日固定休息，不仅不像这边要调休，而且也没有这里管理得严格，大家都很自由，特别是夜班，根本不会有什么稽查员过来查有无工作违规的现象。

据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批被调走的了。他那儿的老大们一般会吃不听话的，不喜欢的，调皮的调走。可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新开的线，尽是新员工。这样从他那里调过来的人员，基本上就升职了，有人从线长升到组长，有人从训练员升到线长，有人从普通员工升到训练员，最坏的也是个流动人员（不用坐拉，打杂，负责整理拉上的5s，顶岗等）。他们第一批调过来的人都是幸运儿，而之后再调过来的就没什么好处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难怪

我感觉我见到的训练员都怪怪的，特别是男训练员，不像是老实听话的人。并且有次开会也证明了这一点。会上有个训练员说，你们有的人不要在这里打混，我也是老油条了，以前也是经常打混，经常被整的主儿，我知道你们怎么打混，也知道怎么整你们，你们最好自觉点，不然，到时候看谁整得过谁！

虽然他以前有点混，现在却变了样，俨然是个合格的管理者，但有一点还是没变：当稽查员稽查时发现问题，他解释了一通，稽查员还是咄咄逼人的话，他会很冲地说，记就记，别那么多废话，怕你还怎样！

调休

首先了解一下富厂工资计算：

正如工资单所示：富厂工资由标准薪资、加班费，及扣除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伙食、住房和其它无论什么情况下没有来上班的当天工资等部分组成。其中，标准薪资就是所谓的底薪，这不同于很多其它厂。一般的厂都会用底薪除以 21.75，再乘以当月的工作日来计算薪资。富厂则一年十二个月，无论那个月是 19 天还是 22 天，标准薪资不变，都是底薪。

再来说一下调休：富集团的工作日严格按照法定的六休一，但这个“一”没有具体的时间，可以是周一

到周日的这七天的任何一天。打个比方，如果安排你周一休息的话，周六或者周日就要补班，也就是说公认的休息日成了普通的工作日，普通的工作日也成了休息日。

为了保证薪资单上的标准薪资不变，富集团不仅跨周调休，居然还跨月调休。年休假就是这么调的。年休假一共有十二天，其中除去法定节假日三天，周六日四天，剩下的五天都要用假期前的周六日补班，也就是说把十二月和一月期间的周六日上的班补给了二月份年休假，把本来是两倍的工资换成了正常的工资。悲催呀，这两个月天天在上班，怎么工资就这么低呢，唉，讨厌的调休！不过，如果有过年留守工厂，在年休假期间上班的话，都是双倍工资，太诱人了！可惜，回家的人当然远远多于留守者，最后还是被坑的人多。

其实我还是很纳闷，有些厂可能因为那种跨周的调休引起员工的反抗，而富集团跨月调休都显得这么顺理成章，甚至有人会觉得十二月，一月工资少，但是二月份工资不会少呀，或者有人会说年休假加班是双倍呀等等。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很多人不知道富集团工资是怎么个算法呀？因为无论怎样，双倍工资变成了正常工资，就算有人加班，可是毕竟是少数，无论如何，在调休的情况下工人们还是损失得太多了。

ps：上面的两种调休还是比较正常的调休。据工友说，富集团有时候还会根据生产的需要在淡季放假，然后在旺季补班，搞得很多时候，工人没有加班费。当然，这所有的调休都不是工人自愿的，但面对富集团的强大与霸道又都是无奈的。也许习惯了就好了？

工会流动站

今天线上的员工较多，工位都被人占了，显得我很多余。下午四点左右，同事就让我下去吃饭，吃完饭随便去哪里打一下混，到八点半下班的时候打卡就好。没办法，我就出了车间，先去食堂吃饭，然后到住处歇了一下。觉得不到车间露一下脸，心里不踏实，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回厂里，经过食堂，发现在通告栏那里摆了三张桌子。桌子上面摆着三个标牌：一个上面写着投诉，一个写着法律咨询，还有一个写着工会咨询，旁边坐着两个人。在他们旁边竖着两张海报，其中一张海报上写着“工会流动站”，下面是投诉、举报电话。另一张海报是工会举办的活动：运动会，游园等。在他们周围，围了一圈人，约有十来个，但都是来看热闹的。

只有一个人坐在工作人员的对面，在反映问题。他说：我上午下午都没有离岗，只是在十分钟小休的时候，去抽支烟，但我们车间是无尘车

间，出车间要脱衣服，换鞋子，进车间也要换鞋子，穿无尘衣，所以十分钟根本不够用，一般都需要二十来分钟；有一次，我回来后，线长屌我，我很不服气，说，我如果不抽烟的话，精神就很差，根本不能做事，生产效率也低，抽了烟，有了精神，效率也提上去了，对公司有好处的，但十分钟对抽烟的时间来说，又很短，那我怎么办？线长说他也不知道。所以我想问你们能不能让厂里把小休时间调长一点，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抽烟的人。工作人员带着微笑说：小休已经是公司给员工的福利了，是给员工用来休息的，不是抽烟的；再说，抽烟是你们自己的事，并且对身体也不好，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戒烟吧。这位工友很坚持：戒烟是不可能的，总不能因为在这里上班，就把烟戒了；我主要想说的是，我们上午下午都不离岗，能不能把休息时间延长一些。工作人员虽然有点不耐烦了，但依旧保持微笑：这个，恐怕不行吧，这个是你自己的问题，最好自己解决……他们俩人就这么纠缠着。

我看了一下海报，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在我还没有开口之前，我后面一个小伙子突然冒出头来，问了一句：“这是干什么的？”我说：“这是工会流动站，可以在这向工会反映问题。”他说：“那反映了能解决吗？”那个工作人员刚要回答，但被我抢先

了。我说：“尽力而为吧，做力所能及的事。”那个工作人员连连点头：“是啊，我们会尽量帮助解决。”谁知那个工友来了一句：“那就是没用了。”搞得工作人员很尴尬。

工友走了。我开始问我的问题，也就是很多工友都不喜欢的，关于调休的事情。我说：“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反映过吧？”

“嗯，这个，是啊。”工作人员边说边让我坐下。

我说：“那好像也没有解决吧？”

说完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看他的反应。他不太自然地笑了笑，嗯了一声。我继续说：“本来是休息日的周六被当成是正班，两倍工资也没有……”

我话还没说完，那个工作人员就接我的话说：“这个是法律的漏洞，只规定了工作六天必须休息一天，但没有说休息哪一天。”听了他的话，我开始纳闷了：什么？法律没有规定休息哪一天？那干嘛要有工作日跟周末这一说法呢？

我不理他，继续问：“如果周六调休的话，只需要调八个小时吧，那加班的两个小时应该是 2 倍算加班费，但厂里是按 1.5 倍给的加班费。”

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是不想解答，还是真不知道，他说：“哦，关于这个，我们有专门的律师来解答，不过他今天没过来，你等一下，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周六调休，那两个加

班时间怎么算工资的。”说着，他就拨了一个号，开始问起来。我有点担心他会要我的工号信息，就找借口说要上班，下次再来，离开了。其实，不用他回答我，我也猜得到答案：按 1.5 倍算是没问题的。

在去车间的路上，我在想：所谓的工会流动站，不过是为富厂服务的一个项目而已。记得以前宿舍工友怎么说来着：富厂工会跟富厂是一家，找工会有啥用，还不是帮厂里。这么看来，这位舍友说的确实没错呀。

产能至上

组长在开会时总是三令五申，要求每个员工注意作业手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真去听，反正我是认真听了。不过，我总是看到跟我听的东西不一样的事情。

散会后，大家各自回到岗位，开始工作，马上就会出现开会时严厉禁止的现象发生：例如，要求不许单手拿装产品的模具盘，并且一次只能拿一个。可就是有人会大大方方地一手

拎一个盘子，这种时候，流动人员呀，训练员呀，不知道是装看不见还是真看不见。不仅普



通员工这样，有时候流动人员和训练员也会违规操作，甚至比员工更严重。也难怪，他们在安排新员工岗位时，直接把人带过去就完事了。想起来的话，就简单告诉你怎么摆放一下产品，或者交给老员工去带。想不起来的话，那就靠员工自学了。流动人员、训练员会提醒道：大家眼睛要放亮点，见到稽核人员、QC、老板来了，一定要自觉遵守作业手法（其他时候，则随便，或者比如我们摆放的单体按要求是需要擦拭的，但流动人员一般会说，检查的人不来就不用擦了，看情况，自己注意就行）。有时，稽核人员发现有些员工使用的工具不对，如真空吸笔头的大小不合适，而这种事有可能连组长都搞不清楚。

其实很多时候，生产线对员工的作业手法和工具的使用情况，要求都没有那么严格。他们关注的只是产量，但别的部门，如品质部，稽核人员部门会随时来检查，而他们只按定好的条条框框来，不考虑你的实际情况。比如有一次，我把摆放好产品的模具盘放到后面几台的容器里，但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盘没放好，产品被震得位置错乱。刚好，一个稽核人员看见了，二话没说，就登记在她手上的本子里了。我很好奇地问，我这个只是不小心把产品弄乱了位置，再摆放一下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记？不知她是没听到，还是因为觉得我的

问题不值一答，或者是流动看我被稽核了，很慌乱地在跟那个人说好话。那个人只顾跟流动说话而没注意我，反正没有回答我的问题。除了登记我的名字之外，还要线长签字，当时线长也是使劲跟她说好话，说就这一次就别记了，算了吧，以后注意什么的。但那人一点没听进去，坚持要求线长签字。后来线长实在没办法了，就问，这个为什么要记？稽核人员说：产品打翻，会把上面的镜头弄损伤的！这下，线长乐了，说，这只是一个没有镜头的软板（镜头的载体，上面有 ic）而已。稽核人员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了，最后也不知道记了没记。后来我问流动，她说，不用管她，没事的。另外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进车间需要静电手环，但是，那个东西容易坏，不是插在操作台上的插头断了，就是手腕上的环跟线断了，但又不给换新的，除非是某个时候，车间集体换。总而言之，就是没换之前，很多静电环就是坏的，但这东西是要用的呀，怎么办呢？有人就把环戴在手上，把线系在环上，或者把线系在操作台上。有的连环都没有的，就把线系在手腕上，等等吧。奇怪的是，什么 QC，稽核人员，科长，专员之类的领导们似乎都不太注意这个细节，不知道是不重要，还是我们都伪装得太好，所以很多工友说这帮稽核人员就是没事找事的。

占小便宜

我们宿舍有八个人，其中 Y 在富厂工作了四年，C 两年，F 一年。有次在宿舍聊天，说起了开早会的事。我说我们要提前十分钟进车间点名。C 说她们周一要提前一个小时开大会，平常提前二十分钟。Y 也说她们也要提前二十分钟。我说，线长说要是没有提前的话，就是迟到，可以记过，到时候涨不了工资，是真的吗？C 说，是不是真的，给你说件真事。我们车间有个男孩子每次点名都不到。老大跟他说，如果你下次还迟到，就不用加班了。结果那家伙还是迟到，老大就真的不让他加班了，一个班都不给加。我插了一句：打卡呢？C 说，打卡当然没有迟到，但要提前进车间开会呀，再说老大已经警告过他一次了，还是那样，不让加班就是活该。Y 也说，对啊，开会也没多长时间，警告过一次，还那样，他是不是辞工了？C 说，嗯，要不是辞工，他敢那样呀，反正就是不想做了。我有点不同意地说，我凭什么要在上班前进车间呀，像我，从宿舍到车间要半个小时，再换衣服，人又多又挤，即使很早去了，还是会赶不上点名。再说下班的时候，他也没让我早点下呀，真是太黑了。Y 说，在外面打工不都是这样吗，还计较那么多。这时，F 插嘴说，是啊，早去就早去一会了，

反正可以提前收线，也不用计较那么多。我还是不同意她们的观点，说：但是也不能提前打卡呀，反正还是要等到时间才能打卡。F 笑笑说，那是肯定的呀。这时 Y 好像对我有点不满了，看着我说，倒是我觉得你怎么老是想占点小便宜呢，要么想迟到，要不就是请假不好好上班，是不是来工作的。我听了，苦笑了一下反问道：我想占便宜，我提前一个小时准备上班呀，还叫占便宜，真冤啊我！

调过来我愿意呀

我分到车间第二天，就被调到七线支援。然后，我原来那个线长说都没有跟我说一声，就莫名其妙地把我调到七线了（这在富厂很常见）。另外还有一个男孩子也被调了过来，他强烈不满，我没有，可能是我刚进车间，什么都一头雾水，没有分固定工位，还没有工作经验的缘故吧。那个男孩子在原来的线上，工位很好，既不用穿讨厌的连体防尘服，也没人管，做事比较自由，但如果调走了，就不知道会被怎么安排了，所以说什么他也不肯调。第一天的时候，他还听从安排工作，第二天索性不干，要求调回去。组长很生气，冲他说，在郭老板公司做事，就要服从安排，你以为我被调过来自己愿意呀，你以为他们训练员调过来自己愿意呀，在这里必须服从安排，其它的跟谁讲都不

管用的！那个男孩就说，我不管，不调回去，就要安排我做跟之前一样的工作，否则我就不做事！组长也不甘示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呀，这要看安排，不听从安排，就不让你加班（这等于断你财路）。他同样坚决，不加班就不加班！……后来我去做事了，不知道他是否又调回了原来的工位，反正我在七线没有再见过他。

其实之前我们也商量过的，我说我要跟他一样，他不调我也不调。他刚进公司两个多月，已经被调过好几个地方了。他说不想老这么被调来调去。我说，如果不能调回去呢？他说，不管，我就不做事！我说，要辞工吗？我刚进来，还不想辞工呢。他说，我干嘛辞工，要么开除我！但到后来，我身不由己被安排了工作，他独自跟组长他们纠缠去了……

富厂不留人

很多人都是仰慕工资高才去富厂的，我也是，但是很失望，工资根本就不高，甚至比一些小厂还要低一点点，更别说按劳动法的大厂了。特别是每月工资单发下来的时候，拿到手的不到两千块，心就凉了一大半，很多人就离开了。但富厂还是长年有几十万人呢，要是没点吸引力怎么会一直保持这么多人呢？也许还是做久了底薪相对高的缘故吧，也许很矛盾，但确实是这个样子。

在富厂，试用期和考核期需要九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以后，底薪就能加四百以上，基本上把其他大厂小厂打败了。这可是大半年，不短的时间呀。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富厂与员工之间“彼此考验”的时间。可以说，正是这段长久的时间，保证了富厂一直有这么多人。在这段时间里，不想留的会陆续离开，留下的自然是已适应了富厂管理、富厂生活的节奏，接受富厂“文化”的人。这对公司非常重要。在富厂待得越久，原先可能对富厂的反感就越会慢慢淡漠，对富厂的一切渐渐麻木，习惯了。难怪有个新进厂的工友说，我觉得这里的老员工，都好淡定呀！我们一起参加培训的工友说，听说星期三又有人跳楼了，线长居然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又不是没跳过！她还相当自信地说，别看你们现在很积极上班，过段时间你们就不想来了。

富厂真的不留人呀，留人就留“久经考验”后自愿留下的人。





我们厂也是台资，跟富厂一样自称“高科技企业”，很早就生产利润较高的“高科技产品”——显示器，99年在境外上市，拥有自主品牌，同时给索尼、LG、长虹等众多知名品牌代工。而富厂先是靠代工发了大财，然后积极向产业链上下游进军。短短十多年，依靠中国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我厂和富厂老板都成了大富翁。

生产品牌或给品牌代工的企业，常拿“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往脸上贴金，因为它不仅是个时髦词汇，更关系到老板的生意。如果一个品牌被看成是“血汗工厂”生产的，就可能形象不佳，遭到抵制，从而影响销量；代工厂的订单也会随之减少。反过来，如果代工厂主动树立“人性化”、遵守企业社会责任的形象，则大大有利于代工厂和品牌商开拓市场。

本文尝试对比两家待遇看起来还不错的台资厂，看看它们同“人性化”、“企业社会责任”的距离有多远。

一、刻板管理

我厂跟其他台资厂一样，有一些

特别刻板的规定，例如走路时要“来左去右”，即使路上没人，也要照规矩走，否则会被保安拦下。我们二楼要统一穿拖鞋，无尘车间不仅要穿统一的静电鞋和工衣，还要穿相同颜色的袜子（每人7双袜子，每天一种颜色）。许多人会觉得工厂的管理严得很变态，但它的最终目的很清楚，就是为了保证纪律和保证产品品质。既然老板为此要求工人做更多繁琐的事儿，是否会给工人相应的补偿，比如增加工资或补贴？那就未必了。虽然有的要求穿无尘服的工厂，工资会稍高些，但很多工人还是宁愿不进那种站立作业、需要穿无尘服的车间。

本市所有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时，必须跟前一家工厂解除劳动关系。谁要是做得不爽自离了，过段时间想进另外一家厂，还得回去补办旷工离职手续解除劳动关系，否则就没法买社保。而且自离还没有工资。

走正常途径辞职，也不比自离更轻松，因为我厂为了方便自己，就把一些很不方便的规定留给员工。离职的人不能立即拿到工资，而要等到全

厂统一发工资那天（即每月的10号）。如果你担心离职了不发工资，那也是没用的，因为工厂不会为一个离职的工人改变规矩。比较重要的离职证明（很多厂对进厂的工人要求这道手续）和住房公积金（如果离开本市，可以把钱取出来），要等到离职后第二周才能去保安室统一领取。这意味着你即便离职了，也要在这边多呆上一两周，才能办完手续、结清工资。为了这事儿，不少员工跑到办公室去闹，但是文员也好，主管也罢，都处理不了，因为这是“上面的规定”。至于办离职的时间，也不是随时都行的，必须每周二、周四9点之前到指定地点去办理，过时不候。

富厂多年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上，采取尽量不激化矛盾的态度。不批离职、自离扣工资的做法，容易引发纠纷，对富厂这种“知名度高”的企业来讲，有损形象。而且，慕名富厂高工资而来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所以只要员工提出离职，一般会批的。如果实在不批，工人也有办法，因为富厂自离不扣工资，很多人干脆旷工几天，然后回去补办离职手续。这比没完没了地求线长组长签离职单来得容易。

台资厂出名的“管理严”，很多时候不仅不通情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可是，对于一个追求效益的工厂，这并非无用功。它不能直接创造利润，却能通过种种管理细节——例如

走路时来左去右，上班不许说话，提前到车间开会等——培养工人盲目服从的习惯。工人对剥削秩序越没有异议，老板当然越省心。

二、投诉和员工关爱

2010年发生员工14连跳后，富厂搞了个员工关爱中心。关注富厂的热心人士们是否满意，我们不知道，但大部分员工是不满意的。富厂的管理时时给员工带来麻烦，所以，在现实中，“关爱中心”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投诉中心”。可惜投诉未必有什么用。并且，跟绝大多数工厂的投诉机制一样，凡是涉及到要求增加工资、提高福利待遇的问题，通通没戏（投诉者会不会被当作“心理有问题人士”而受到“特别关注”，就不知道了）。那对于一般的纠纷呢？

首先，投诉要报姓名和卡号，如果你投诉具体的某个人，比如线长、主管等，他们会打电话去调查，这样投诉者有可能遭报复。如果问题和要求讲得不具体，就更难得到处理了。对于关爱中心的职员来讲，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他们觉得比较难处理，可能干脆叫你去劳动局投诉。

我们厂员工四五千，不小，但跟富厂自然没得比，没那么“出名”，也没发生过什么劳资纠纷大事，至今连个留言箱、投诉电话都没有。员工有什么事情只能找上级管理，实在不

行就到办公室闹一通，严重者也有报警和去劳动局的。有时候员工辞不了职，或者跟领班发生争执之类的，只能找更大的官投诉。主管们善于察言观色，如果工人老实，就随便忽悠一下，甚至大声训斥两句。但如果工人强硬，他们马上换一副嘴脸，变得讲道理了。之前有个男工，在车间受了伤，去看了医生，但感觉不太严重就没在意。请假回去休息后，没想到越来越严重，最后回厂要求申请工伤认定。主管却说当时没有打厂内电话通知相关部门，回去这么久了再回来，没办法认定。那男工比较老实，社会经验也少，只是不停地问该怎么办。主管说，你先回去，休息好再说，就把他打发走了。两天后，他姐跑到办公室大闹，问主管到底怎么解决，不要一直支支吾吾。主管只好明确表示，这个只能算病假，病假期间不能给全薪，但他会“帮忙”争取多发些工资。具体怎样不得而知了。但主管的这种“区别对待法”确实可以有效地处理一些纠纷，减少员工把一些“小事”往上捅、或闹到劳动局的风险。

很多工厂都有个共同的爱好，动不动号召捐款什么的。当有员工遇到重大灾祸的时候，老板们总是使劲要求大家献爱心，他们自己顶多跟着捐一点，甚至一毛不拔。富厂和我厂都有类似的举动，例如员工生病、住院或家里出事，每次没见厂里捐过钱，

最后却被渲染为工厂的爱心活动。

三、工资花样

“台湾老板抠门”，这是许多台资厂工友的共识。抠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不管玩什么花样，最后都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既能做足面子，又能省钱，还能让人干好活儿。

富厂的“面子”做得比较好看，底薪比当地最低工资高 300。可这是把以前的食宿补贴打入底薪后的结果。厂方对工人说，这样一来加班费也高了。但接下来实行调休和限制加班的措施，把这点好处也打了折。我们厂的底薪只比当地最低工资高一百，但食宿一个月只要一两百，另外有岗位津贴和绩效奖金。看起来差别似乎很大，但最后拿到手的都差不多。那种底薪 2000 元的烟雾弹，可能对不了解工厂的人有迷惑作用，但工人心里亮堂得很。

我厂跟富厂一样，上班要提前 10~15 分钟进车间开早会（还不算换无尘服、无尘鞋的时间），这是不算工资的。上下午各 20 分钟的休息时间也没工资。很多员工就抱怨，开会、小休也是为了保证生产啊，为什么没有工资？而且很多时候，即使在休息时间，也要被管理支使着干点活。领班之类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要干，还得主动、自愿地干。包括开会、小休、吃饭时间在内，员工每天消耗

12.5 小时以上在厂里，却只有 10 个小时算作上班时间。老板精明地省下 2.5 小时的工资，还保证了生产效率，同时落得“遵守劳动法，每天加班不超过 3 小时”的好名声。

为了节约成本，老板还有一招。如果订单充足，也没有别的意外，上班时间固定是 10 小时。一旦因缺料无法生产，可能马上被通知下班；而出于生产需要，周末加班也是必须的。总之，一切为了老板的利益，真正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富厂，一个员工如果要求一两次不加班的“自由”，就可能得到永远不给加班的“自由”。付出代价的最终还是工人——赚不到钱，只好走人。

说了这么多，似乎看不出谁好些，谁坏些。事实也是，每个厂都有其独特的变态之处，也有看起来略好于其他厂的地方。而这些表象的背后，最大的差别在于富厂的大和出名。

富厂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厂。越是庞然大物，规矩越多、越要求严苛、越难讲情理。这种超级大工厂里，通过自上而下的管理、纪律对人从行为到思想上进行约束，以达到高效生产的目的。连貌似温情的“人性化”也需要 SOP（标准作业规范），需要流水线般的处理流程，结果成立了几个花里胡哨的部门，搞了一堆报表（处理了多少起员工投诉等）。而中小厂家除了在自己公司网

站和刊物上吹几句“人性化”的牛皮之外，也就只有在品牌巡厂的时候才走走场。

富厂太出名，跳楼事件后更是名噪一时。富厂老板的应对之道，就是玩更多花样，来洗刷“血汗工厂”的恶名。这些花样对工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只不过在深圳厂区，保安、管理人员相对规矩了些，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粗暴对待员工。

工人之间往往会品评哪类厂好，哪类厂不好。有人总结说：外资厂比港台厂好，港台厂又比内资厂好；欧美厂最“人性化”等等。但总的来说，好坏只是相对的，差别很有限。市场竞争不断地拉平一切。工人想进“好厂”，往往要付出额外代价，比如招工要求高、不容易进（有的还需要向人事部门“纳贡”）；工厂管理严，生产压力大等。媒体舆论热衷于宣扬转型升级、引进和发展“高附加值”产业，言外之意是，老板赚得不多，所以工人工资才那么低。但从上述两家资本雄厚的台资厂的案例，我们不难看到，有着自主技术和品牌、利润不薄的大厂对待工人也不过就是这样，和一般的工厂相比，无非是半斤八两，并不会给工人什么额外的好处。而假如老板得不到预期的利润率，甚至面临订单减少、市场收缩的时候，当然更要拿工人当作牺牲品。这不，富厂已经传来“赶人”的消息了……



♀ 清山 ♀

小曹

小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工人。我跟他分在同一个工站。我们俩负责流水线的第一道工序：把电脑主机搬上流水线。他用叉车从仓库拉来已经装箱的电脑，把它们搬上操作台，我拆开纸箱，把里面的主机搬上流水线。我们跟着流水线的速度做动作，两分钟能搬三台电脑，一天要搬六百多台。这个工序是纯体力劳动，不需要技术含量。我们一边习惯性地做着动作，一边聊天。虽然工作时不准讲话，但一个女工跟我讲，如果不让说话的话，我们真就变成机器人了。

小曹是90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出来打工，在一家纺织厂做了一年，因为工作累，又挣不到钱，就回家了。之后找的几份工作都断断续续的，做几天就干不下去，也没耐心学技术，大部分时间就在家待着。

他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更不知

道自己要做什么。家里正在盖房子，老房子太旧了，一到下雨天，到处漏水，盖房子的钱也不够，不能买新的宅基地，只能把老房子拆了，现在回家也没地方住，只能进厂。听说富厂还不错，就稀里糊涂报了名，看到所做的工作只是搬箱子，又觉得没意思。他一直跟我说，动作慢一点，多休息一下，反正试用期只是拿底薪，干多干少都一样。

在厂里当了两天的搬运工，他妈打电话给他，让他回家跟着货车跑运输。昨天他跟我说了他的考虑，进厂工作了八九天，是有几百块工资的，他想等十号发了工资再走，而且现在走的话，算自离，行李就拿不出宿舍了。带出来的被子拿不回去的话，会被妈妈骂的。

小彭

我跟小曹忙不过来的时候，线长会叫另一个工人来支援，他叫小彭，87年的，打工多年，没攒下什么钱，只是从一个厂换到一个厂。他说自己不怕吃苦，但是光能吃苦还是挣不到钱。他有一个理想，回家搞养殖业，养十几头猪，但是做这些都是要本钱的，只能先在厂里待着。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做事很难，要有人帮忙，所以想早点结婚，夫妻两个一起奋斗还好些。之前村里有媒人

给他做媒，他去相亲，可那个女孩自己没去，让她爸爸去了，提出的条件是，彩礼三万，还要盖一座新房。他们家拿不出那么多钱，也盖不起房子，就没谈成。

工作的时候，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没有意义，现在什么都要靠关系，没有关系，只能打一辈子工，当一辈子穷人，自己也没办法，只能认命。

他前几天坐公交，下车的时候捡到一个手机，诺基亚N79，市面上卖两千左右，他留下自己用了。他说丢手机的一定是个有钱人，不会在乎的。这几天他正打算放假的时候去一趟二手市场，把原来的破手机卖了。

小唐

小唐是我在刚进富厂军训的时候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88年的，大专毕业，之后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多个城市工作过，也去菲律宾工作过大半年。他攒下了几万块钱，因为家里人生病，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不得不从头再来。

今年他结婚了，老婆在他最失意的时候留在他身边，六七年的感情让他们选择了结婚。他们在老家买了房子，一百七十多平方，交了一半的钱，大部分是岳父给的，剩下的由他们两口子给，所以他们出来打工。他进了富厂，他老婆在一个电子厂，为富厂做配套。他们夫妻决定先不生小孩，

生了也养不起，只会跟着爹妈受苦。

他对未来有期望，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跟心爱的人过上好日子。他很顾家，不想老婆跟着自己吃苦。当他知道老婆在厂里要长期上夜班，工资又不高时，就很心疼，要老婆拿行李辞职，实在不行的话也进富厂，彼此有个照应。

他的堂哥是家乡某县的实权人物，但是他没去找亲戚，不想被人看不起，最后连亲戚都当不成。

他已经厌倦了工厂的生活，但没有办法，有房贷要还，而且结了婚就担负了更大的责任，先进厂缓解压力，最终还是要回老家的。他想过在家养野猪，找人算了一下成本，大概要一百五十万，对他来说是笔大钱，得找银行贷款，万一亏了就血本无归，也不敢轻易尝试。



小陈

小陈是一个推着三轮车在富厂附近卖早餐的小伙子，86年的。第一次遇见他是因为想喝银耳汤，过去买的时候就跟他闲聊起来。他是一个很直率、爽朗的人。我们聊得很好，临走时还送给我一份他自己做的糍粑。他做的东西很好吃，后来就约了时间说要再去光顾，几次接触，我跟他成了朋友，上班后，每天早晨都去他那买蒸饺。

小陈也是很早就出来工作了，不过没有进厂，而是去饭店学手艺。他说从第一天去当学徒时，就想着自己创业，不能给别人打一辈子工，所以回老家的时候，已经是酒店的副厨了，几大菜系的名菜都会做，面点面塑更是绝活，收入不错。回老家是因为父亲生病住院，一天要花几千，打工挣的钱用得差不多了。父亲过世后，为了照顾母亲，就没有出远门，一个人创业，推着三轮车卖早餐和做夜市。

他租住的一个小门面虽然挺宽敞，但位置比较偏，且面临拆迁，所以租金才两百六一个月。房间隔成三间。外面一间最大，放了冰箱、豆浆机，三轮车，还有大米、玉米、面粉、黄豆、绿豆、银耳、八宝粥等食材。中间的最小，是睡觉的地方，用砖堆了四个墩子，放了一张很窄的木板床，床头有一盏台灯，还有几本菜谱、

励志书和账本，刚洗的衣服晾在挂绳上。最里面的那间是厨房，煤炉、煤气灶，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他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准备早上要卖的东西，熬粥，有番薯粥、菜粥、皮蛋瘦肉粥、还有银耳汤，蒸饺子，炸蛋糕，哪样好卖就多做一点。到五点钟的时候基本上都准备好了，就推车出门，来到富厂宿舍区附近，找个好位置，架好锅，就开始煎饺子。六点多工人出来上班，他的生意也就开始了，每天早上可以做到八点钟，因为过了八点城管就上班了。收摊后回去准备原料，买菜，包饺子，做南瓜饼，然后睡一觉，下午四五点再出来，做到晚上九点多就回去，十点多睡觉。

附近做早餐和夜市的人越来越多，他的生意也不大好做，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相比之前厂里的收入，不算高。他倒是挺乐观，觉得自己刚出来做，只要不亏本就行，权当了解市场、积累经验。现实的困难是他一个人干，忙不过来。



小黄

小黄是我在重庆富厂认识的一个中职学生，94年的，重庆人。他爸爸是建筑工人，只是在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妈妈身体不好，因此田间的一些重活经常由他来做。他09年初中毕业，上了一所职业学校。在职校读书，每年要交四千块钱的学费，这笔钱家里还算负担得起。刚入学的时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只剩二十多人了。老师管理也很随便，他的班主任换了好几个，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根本不管他们，不过新来的这个班主任人还不错。他们的课程设置跟初中差不多，就是增加了一些专业课，如电工课、电子课、还有一些实际操作，他已经考了电工证，希望有机会去工地当电工，工资高，人也自由。

今年3月新学期开始时，学校通知说要出去实习，期限为六个月，可以自由选择实习单位。但他们对实习单位的情况不了解，班委就把全班都

登记为到富厂实习，学校还向每个人收了一百五十元的安置费，用大巴把他们送到了位于西江某工业园的富厂厂区。参加完一个星期的军训后，他们就上流水线工作。这是小黄的第一次正式实习，之前只在暑假的时候跟爸爸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的活。

他们学校离厂区有半天的车程，学校老师没有驻厂，他来到这边上班一个多月没找过老师。不过近期由于学校发补助的事情，他和同学们想打电话给老师，问清楚为什么750元的补助只发了600，剩下150去哪里了，学校为什么要扣。

他跟同学都被打乱分配到各部门。他去了组装生产线。他们那条线上有三四十人，全是学生，只有几个人跟他是一个学校的，在校的时候不认识，来产线上却成了好友。他的工作是打螺丝，每天要拿着螺丝枪，一块板要打四颗，标准的作业时间是12秒。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做熟练、动作慢，他们那条线的产量不高，经常被线长、组长骂，他们就当耳旁风，不理睬，后来熟练了就越做越快。不过他说每天都这样的话，很枯燥，学不到什么东西，而且好几斤重的螺丝枪拿在手上十二个小时，手臂很累，晚上睡觉都会酸痛。他想换一个工站，轮换着做不同的活，会有一些新鲜感，可线长不答应。

军训几天后，厂里要跟他们签合



♀成成♀

兰子

湖南人，91年出生，有一个哥哥。我是去五线支援的时候认识她的。当时，我们三个女生被叫去贴铝箔胶。训练员忙不过来，她看我在那里傻坐，就很热情地，温柔地主动教我怎么操作。我有点紧张，怕贴不好，但越这样想反而越笨手笨脚。她很耐心，不仅没有责怪我，还帮我减压，说，刚开始贴，都是这样的，她自己刚开始时还没有我贴得好呢。她还主动跟我聊天。于是，我便放松下来，贴的质量很快达标了。交谈中，知道她哥哥是个混混，不想工作，整天只会问家里要钱，虽然已经结婚，有了小孩，但仍旧没有定下心来，找个工作，反而以他爸的名义去借钱，花掉，有一次还偷了家里的钱出去不知道干什么，最后被朋友灌醉，拿走了。她说他哥哥结婚前去过上海，浙江等地方工作，但都是坚持

不了一个月就走了，有时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要问家里要。慢慢地，他爸妈也不想管他了，他居然拿卖肾来威胁他们，可能是已经受够了吧，死都不管他了。兰子说，可怜了她嫂子。但也没办法。她的梦想是去全国各地旅

游。我说，你现在年纪不大，工资也不少，如果家里不缺钱的话，应该没问题吧。她说，现在家里就是要靠她接济，所以梦想根本就实现不了。在富厂，她的底薪有2380，这比其它厂高多了，所以，她说她会坚持在富厂做下去。至于梦想，以后再说。

小陈

贵州人，92年生。进厂两个多月。他是个很有趣的男孩子，话很多。虽然我们大家都包得很严实，但他还是会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问他怎么进厂的。他说有朋友在这边，就过来了。但他说，他家里很有钱，家里有大型的挖土机，供出租，或者自己用，主要是用在修路上，很挣钱。他初中没有读完，自己不想读了，就是想玩，对任何东西都没什么兴趣。他爸妈说，无论他想干什么，他们都支持，但他没什么想干的。偶尔他会帮家里的忙，去工地上抄写机器的使用情况。他说外面太阳太大，

把他都晒黑了，不好。我问他，觉不觉得富厂工作很辛苦呀。他说，没有啊，挺好玩的，一点也不累。不过，悄悄跟我说他十一放完假就回家，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包得严严实实的，根本找不到女朋友。我说，如果找到女朋友就不回去了？他说，是啊。我又问他，你不会没有交过女朋友吧？他说，我有女朋友呀，不过在家里，好几个呢（其实，他这样家里有钱，又很早出校园的小孩子，有女朋友是再正常不过的啦）。他说，他妈每次打电话都让他回家，说回来做什么都可以。还总是给他打钱。有次他说脚扭了还是怎么回事，家里就给他打了三千块钱，但其实，他说，他只花了几块钱，买了药膏就搞定了。语气中不无得意。我很奇怪，问他，你也不发过工资了吗？他说，是啊，我花自己钱的时候，很开心的，觉得自己挣的钱就是不一样。我问他，这次回去，会不会想给爸妈买点礼物呀。他说，没有，家里什么都不缺，我回去，我爸妈就最高兴了。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小男生，前两天被机器吃了胳膊上一小块肉（线长怕影响年终绩效，没有上报，在他的申请下，只休息了一天就继续上班了）。不同的是，这次他没有告诉爸妈，怕他们担心。他还指给我看，有点像炫耀自己的功绩一样——我受伤了，但我很坚强，一点也不怕。

花絮：当他问到我年龄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想到处找女生搭话，然后找个年龄相当的谈朋友），我说我是83年的。他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为什么不结婚。我说，年轻时不想结婚。我还没说完，他就替我补充了后半句——年纪大了，没人要了。唉，哭笑不得。年轻真好，什么话说出来好像都不过分！

阿香

女，94年出生于河南。别看年纪小，在富厂已经有一年多的工龄了。据她说，她十七岁半的时候进的富厂。那时，她高中只读了一个月，就来深圳打工了，是她表哥介绍进来的。如果不跟她聊天，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原来这么一个刚成年的小姑娘居然会有这么大的烦恼。她说，她看电视剧，觉得打工非常轻松，自在，自己很向往（后来问她哪部电视剧有演过工厂生活，原来她以为所谓打工生活就是在办公室里当白领，悲催呀，这么单纯）。总之她想去暑假工，但她爸妈不放心，不让去。上



了高中，她还是决定放弃学业去打工。结果，发现自己想象的打工生活（坐办公室，打字，看报纸，聊天……）跟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就有点后悔了。刚开始时，天天哭，但她偏偏性子倔，自尊心很强，自己跟自己说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家。这么一待就是一年多。虽然不会像以前那样，天天哭，但是还是很烦现在的工作。她说她肯定干不久的，打算过年的时候加几天三倍工资的班，年后就辞职回家，反正家里人也希望她快点回家。但回家做什么，就以后再说了。

小孟

小孟，86年，高中毕业，湖南人，进厂一个多月。他是从别的车间调过来的，所以他的上班卡在我们楼打卡老是异常，总是被保安拦下，进不了车间，搞得他很烦躁。他抱怨富厂的管理真差，都不想干了。抱怨富厂的人很多，但是情绪激动的，还真少见，他就是一个。刚好我们被调到了相邻的工位，就聊上了。他说他在家玩了几个月了，没意思，就过来深圳玩，顺便就被介绍进富厂工作。他说自己不会干太久，最多到过年，如果没有什么让人更烦恼的事情的话。他说，这里是觉得最累、工资最低的工作了。他高中毕业后做过销售，虽然老是跑来跑去，

但时间却很自由，没有约束；也自己开过服装店，但因营业原因没坚持下来。其它还做过什么，我忘了。反正他觉得这里是最差的工作。我说现在好多大中专院校都把学生搞过来了。他说，其实这样挺好的，让他们吃一下苦，以后对他们有好处，比如，更发奋读书来摆脱工厂生活之类的。他说，反正在富厂工作了之后，对他影响很大，他会好好珍惜以后的每一份比这轻松的工作。如果开店，也会更努力，更勤奋。当问他是否打算结婚时，他说三十岁之前不考虑，至少要有份稳定的收入，才能考虑这件事。

小姚

男，89年生，湖北人，进厂不到一个月。这家伙也是一个倒来倒去的主。据他说，他基本上没在一个厂待得超过半年，并且跑了很多地方，什么广州，浙江，上海都去过。至于开销，他肯定不能自给自足，有时家里会接济他。这次是一个在富厂工作了五年的中专同学介绍进来的。他这个同学现在底薪有两千四百多，算上加班，一个月至少也有三千吧，但是，人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月光族，五年了，一直这样。他说，他这个同学中专毕业时被学校弄过来，一直没换过地方，家里很有钱，不需要他的钱，所以他就自己全部花光光。他同学一发工资就请同事吃饭，唱K，

有时玩通宵。差不多十天左右钱就花完了，剩下的时间就只能靠工卡上的钱过活了（真是能屈能伸呀）。

话转回来，说一下小姚。他也没打算在富厂久待，他说这里工资太低了，比不上外面的小厂，不过这里的工作确实很轻松，比小厂好。但厂区太大了，从租房子的地方到车间需要一个小时，这么下来，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想想，还不如走了好。他有个朋友在休闲娱乐场所工作，晚上九点上班，凌晨两点半就下班，有五六千的工资，让他过去。他说等十一过来，可能会考虑去酒店或娱乐场所工作，工资高是最主要的。我说，那种地方会不会不正规。他说，肯定有，但还是看自己怎么把握。我又问他，有没有考虑结婚的事。他说，现在女孩子都很现实，没车没房谁会跟你，所以挣钱第一位。其实，他有一门手艺——理发，干过三年，但是，他说，在长沙，美发店一个挨着一个，根本就



不好挣钱，所以趁没有陷太深，就出来了。他还举例说，干了十多年的师傅，十个就有五个转行的，因为这个行业竞争真的很大。

徐妞

广西人，92年生，进富厂不到一个月。别看小丫头不满二十岁，抱负可是相当的大。她的崇拜对象和奋斗目标是她的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姑姑。她姑姑初中没有毕业就来深圳打工，一直从事采购行业，还进修了大学，26岁自己办过厂，但因为一个订单的失误而破产，然后继续干采购，现在是采购经理，客户有很多。很多人都想聘用她，用徐妞的话说，别人想挖她过去，都不带谈工资的，直接说，你要多少就给多少。她说，采购的猫腻很大，她姑姑每年差不多有四五十万，当然工资是没有这么多的，有一半差不多吧，其它全部都是黑色收入。她姑姑在采购界，游刃有余，跟各种人都能打交道，有时还会用些小计谋，比如说，在办公室安插卧底，无论办公室里对她有什么动静，她都了如指掌，往往敌人的计划还不成熟的时候，就被她姑姑干掉了。她姑姑很好学，虽然小学没毕业，但知道知识很重要，总是找机会进修，现在英语六级都过了，跟老外交谈不亚于她们公司的硕士生。在与人交往的礼仪上，那是更不必说的，什么牛鬼蛇神，她姑姑都能应付。所以，徐妞对这个姑姑是又敬，又畏（她姑姑总是给她提很多的意见，搞得她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又向往。她姑姑对她不错，不仅带她去见世面，

还教她一些为人处世及工作中的事情。徐妞中专毕业，专业是市场营销，但她姑姑给她介绍了一份跟单的工作，她也很喜欢，所以打算在跟单上面出一番成绩。最近她报考了大专，这也是她姑姑建议的，毕竟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文凭这块敲门砖的。刚好需要一笔学费，她就进厂了。

说白了，大家进厂都是为了挣钱，但在徐妞看来，她进厂做普工，也是自己能屈能伸的魄力的一种体现。也不知道她是从谁那得出的结论，说做过了文员，就不会再做普工了，否则就是降低身份。她对这种想法很鄙视，说，我就不这么想，普工怎么了，小事都做不了，怎么做大事。她说现在，我就是想挣够学费，挣够了钱就出厂，为以后找工作打基础。她语气中很明显透露出自负。但她又是很感性的，当提到她父母一辈子都在打工，什么地方都没去过的时候，她眼睛有点湿润，情绪有点激动，很自信地说，我一定不会像父母那样忙碌一生，什么都没有享受过。她要去旅游，带父母一起去，好好享受生活。

小罗

广西小男孩，90年，最近刚刚辞工。他本来不打算辞工，但因为某天，他去偷了一下懒，被一个泼妇线长发现，要给他记小过，并且让他每天下早班，不许加班；他六月份进厂，过了年，工资马上就要涨

上去了，谁知道出了这么一桩事，他既生气又没有办法，无奈之下，选择了辞工。他说，真想揍那个八婆一顿。

他说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还是蛮好玩儿的，每次都去将要开的线上做事，等正式投产了，就被调到另一个将开的线去。新开的线，无非是调机之类的事较多，工人没什么事。他们便趁机去车间外面溜达。他是开机器的，即便真的开了线，只要有人看着机器，也没什么事，用他的话说，就是不累。但辞了工也无所谓，反正工资又不是很高，再说快过年了，正好去干一段临时工，拿了钱回家好好休息一下，也挺不错。明年再作打算。

其实，这小子做事真的不赖，也很认真，听话，就是偶尔不忙的时候会偷个懒。这本来无关紧要。但是线长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就造成了现在的后果。记得某次调工位时，有个员工不想去，线长就很明确告诉他，安排了就必须去。后来听线长跟训练员说，此风不能长，哪怕是不要这个工人了，也不能由着他们，死也要死在那个工位上。



阿敏

女，湖南人，84年左右。她个子不高，白白净净，梳一个马尾，看上去年纪不大的样子，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曾在东莞的电子厂做拉长，那时候，她说车间的科文对她还不错，厂里有什么好玩的活动都叫她去参加（偶尔才有其他个别工人可以参加一次），工资也是车间最高的。尽管这样，她曾经鼓动了一次加薪罢工。事情是这样的：当地涨了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厂里有好些工作了几年的员工还不如新进员工的工资高。员工心里肯定不满了，她就让她们罢工，要求厂里给涨工资。停工后，人资部很快出面，差不多一天时间解决了这件事。她说，现在罢工很多，一般解决得也很快，即便是富厂也是。她说观澜厂区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工人因为没有加班而罢工，后来厂里让他们去别的部门支援，这才有了加班。她老公在富厂做了五年多，是模具师傅，工资底薪三千多，但是最近也是一直没有加班。她还鼓动她老公罢工，要求加班，不过，好像她老公并没有听她的建议。

她在进这个厂区之前，曾去过观澜的厂区。据她说，那边的建设要比这边的好很多，有休息室，大家吃了饭可以去休息，不像这里吃了饭没地方休息。她也和我一样觉得更衣室乱，丢鞋严重，再加上，她以前曾做

过拉长，觉得这里车间的管理也很混乱，所以进车间没多久，就辞工了。

阿映

阿映，广西人，90年左右的小姑娘，微胖。她进厂也才几个月，后被提拔为并批人员（流动人员，训练员助理，负责接收，发放物料及其它线上的杂事）。这些人员是怎么挑选的，我不清楚，反正她给挑上了。这家伙总喜欢有事没事地催着别人干活。即便大家都在做事，她也会嚷着快点快点。记得我们线刚开始量产的时候，产量不是很高，但她每天都在催。有一次，产量忽然提高了很多，线上的人有点生气，她就悄悄告诉我们要怪那个训练员，是那个训练员要求做这么多产量的，但实际上催产量的时候，她也很卖力。

她有点拿着鸡毛当令箭。夜班的时候，有个工友p实在是太困了，训练员就让p找个地方睡一下，结果p回来之后，阿映居然训了p，说她离岗时间太久，还让她“下次注意”。p很生气，但又懒得理她，训练员都让p去休息，她一个小小的并批管那么多干嘛。

她在催产量的同时，还想着让别人感激她。线上产量渐渐稳定了，也就是达到了上面的要求，本来线长他们都说只要达到了产量就可以收线，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后来



线长又要求只能在下班前的十分钟内收线，也就是如果我们早早完成产量，就要加产量。有一次，我们差不多七点就完成了产量（八点下班），准备收线，线长跑过来吼了一声：谁让你们收线的！于是，并批的阿映便继续发料，催促我们继续生产，还以线长发飙来要求我们生产。这下我不干了，我说产量已经达到了，我一个都不会再做了。结果她就调了一个工友过来支援我。那个工友不明白怎么回事，便开始做事。我跟那个同事说，不要做了，产量已经够了，再说的话，产量又要加了。那个工友不知怎么办好。我说反正快下班了，我是不会再做了，你一个人也做不完一批料，还不如不做呢。工友就停了手。半小时后，阿映过来，见我们都没做事，不仅没有生气，还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

转弯，说别做了别做了，已经够产量了，你们装一下样子就好了，好像我们现在不干活是她的恩赐一样！天知道她怎么可以装得如此从容！但也不奇怪，平时她总是一会使劲催你，你不搭理，她便换另一副嘴脸，恩赐你，也不管刚才自己说过什么。也因为这，线上已经有好几个人不跟她说话了，实在是看不惯呀！

阿维

阿维，湖南小伙子，88年，六线支援过来的。也许我们贴片站位的女人少吧，就我跟流动是女的，所以他总是很热心地叫我大姐。我也顺其自然做起了大姐。他07年中专毕业，分配到富厂，开始是流水线的一名普通员工，后来逐渐从员一升到员三，升为线长。10年的时候，他跟线上一个湖南女孩谈恋爱。女方无父无母，他对他女朋友很好，什么四千多的钻石戒指，新上市的触屏相机，摄像机等，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只要她喜欢，他就买，并且给她洗衣做饭，还借给她亲戚一万块钱。可是，这样的爱情并没有持续下去。女方的舅舅嫌他家没钱，不想外甥女嫁过去。于是，他为了挣钱，毅然辞掉了一个月工资四五千的工作，回家学开车，打算挣大钱。但女朋友还是跟别人好了，把他甩了。他为了挽留她，又再次进了富厂，还准备做上门女

婿。可惜，一点用都没有。两人还是分了。他很伤心。

他做线长的时候，有两千八的底薪，300元的管理津贴，看起来也不是特别高。但同时，他说，其实线长压力也很大。因为富厂车间的管理分工是这样的：ie部负责站位安排，人力部负责站位人员安排，生管负责产能安排，生产部负责生产，并且只能按照安排好的站位、人力、产量进行生产，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一般都不会改变安排。如果产能达不到，要自我批评。你要提意见说ie、生管安排得不好，就可能要自己走人。

阿冬

阿冬，湖南小伙子，86年吧好像。2000年就出来打工，去过上海，到过苏州，最后来到深圳，打了12年工之后，仍然是傻乎乎的样子，看着个头不矮，但很老实。有时候人多时，他就说要学打混。我问他，这么多年没打过混吗。他说，不喜欢打混，来打工就好好干活，打什么混呀。我问他在他做过的工作里面有没有喜欢的。他说没有，都不喜欢。我问他，那工资最高的呢？他说在东莞时有个家具厂，天天加班，一个月有五、六千，他干了两年，太累了，就辞工了。他说其实他还可以出国去打工，更挣钱，但是离家太远了，不想去。现在就是想在深圳玩两年，然后

去湖北找他哥哥，干建筑。我问他，有没有创业的打算。他摇摇头，说没什么喜欢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这个憨憨的小子，有种说不出的怜爱。其实，我第一次见他时还没有调到这个站位的时候。他不说话，给人很难接触的样子，调到一个站位之后，又觉得这家伙有点憨憨的，一点也不滑头，觉得很奇怪，在外面混了这么久，还是那么的老实。有次，下班后，我去鞋柜换鞋遇到他，跟他打了个招呼，谁知道他一直等我换鞋放鞋，还带我去喝了瓶饮料。他拿给我一瓶红牛，我一看笑了，说，女生是不能喝红牛的，你不知道吗？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把饮料放回去，小声说，不知道的，不能吗？多好的孩子呀！对了，这家伙，酒量超好。最近我们训练员失恋，他天天陪着喝酒，喝得都不知道几点睡觉，反正天天上班睡眼朦胧的，但做事的速度仍是相当快。

小程

小程，88年，一个又高又胖，东北身材的湖南小伙子。刚去支援时，他笑着说：老大派了个美女过来帮忙，太好了！我问：我工位是做什么的？他冲着我笑，说：你坐在这里就行了，美女不用做事的。当然，我不可能在这里干坐，我看他们怎么做，然后跟着他们做，算是自学成才了吧。他做事很快，反正我跟不

上,但他总是很体贴,让我不要做太快,累了就休息一下,想离岗就去,有事他顶着,并且基本上不会让我离开座位去拿料或送料什么的,都是他一手包办了。我问他,有没有觉得这个工作对于男生太轻松了?他说,是啊,所以才说不让你跟我(速度)的,跟着很累的。我说,你们都做得好快呀!他说,那个请假的更快,我跟他一起时,就老跟他,很累,所以你也别跟我,跟得也很累。我说:可是,我也不能做的太慢吧,我做慢了,你们就要做得多。他笑着说,这个没



麦绥莱勒《工人》木刻, 1919

关系。确实,我发现,我们这个工位的四个人,好像没有因为这个谁干多干少计较的,最多大家心里明白谁做得快,谁做得慢。

小程高中读了两年,虽然有考上大学的姐姐做榜样,但他还是因为调皮辍学了。他说富厂是他第一次进厂,九月份之前一直在温州。他表姐夫包工程,他负责设计图纸,工资是相当高的,但是九月份就没事做了。他本来打算在家玩到过年,可他妈老是逼他相亲。他觉得自己现在什么都没有,不想结婚,为了躲避相亲,就跑出来了,进了富厂。我问他感觉怎样。他说,心累!我又问,怎么说?他反问我:难道你没有吗?是啊,已经很多人说过这俩字了,其实我也是,管理严格,更衣室又乱,东西老丢,做事产量又高,休息时间又跟别人不一样,稽核人员整天在车间晃,老担心哪里就做得不对了,反正就是烦得很。不过他嘴上说不在乎记过什么的,但有一次,流动人员跟他开玩笑说,他被记过的时候,首先他的表情出卖了他,接着他又一直想闹清楚是否真的记过了,这说明他还是很在乎的。倒不是因为会扣年终奖,而是每个人都不想自己的工作被人否定或挑毛病吧。

他说他的理想是做快递物流,承包一两片地方,打算明年就开始做。

小巩

小巩,89年,甘肃人。小伙子人很好玩,每天穿个外套,再穿个连体衣,跟一个孕妇似的。他经常摸着肚子说,快生了。后来,我就一直叫他大婶,大妈啦。他初中毕业去新疆当兵,开车。本来想继续当兵,但要交钱,就退伍了。然后出来打工。

小巩是个地地道道的酒鬼,好像每天都要喝酒,不是说今天有朋友买了鸭肉,就是朋友炖了狗肉,反正总是能找到理由喝酒,并且一喝就是通宵或者到凌晨两三点。每天上班,眼睛都是红红的。有次我问他,怎么老喝酒?他说,我喝的是寂寞呀,一个人太寂寞了!

他说话很实在,我说我有个表妹介绍给他,他就说自己家里条件不好,甘肃那个地方又穷,怕外地的女孩子不愿意。接着讲起他家的情况。他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有一个小孩。他哥好像也是开车的。他嫂子很能干,过得也还好吧。他对将来也没有打算,又不想相亲。上次,线上有个20岁的甘肃女孩来支援,我还打算做红娘,结果,很可惜,人家早有男朋友了。我跟他说了之后,他说,他早就猜出来了,在他们那里一般女孩子18岁就结婚了,所以他没什么可惜的。倒是我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就剩下了呢,唉!

小卢

小卢,80后,广西人,个头不高,黑黑的,中等身材,自喻为非洲小白脸。他曾在休闲会所里面做过客服,也就是给客人配饮料,削水果。他说自己技术了得,跟他同一时间进厂的人都没有他厉害,像是天生的手巧。不过工资太低,尽管主管已经用经理的位置挽留他,他还是觉得已做得太久,就辞工了。

一个深圳的朋友让他一起进厂,他就来了。俩人找了一家中介公司,交了四百块钱,面试进爱普生公司。可惜,那天两百多女的只有几个没进去,两百多男的只有十几个进去了,他也被刷了下来。他俩问中介公司要钱,中介肯定不给呀,就跟他们说,现在富厂在招工,他们在里面有人,只要他们去,就一定会应聘上。

于是他俩傻乎乎去了富厂招聘处。奇怪的是,他俩觉得自己跟别的人应聘程序都一样,看不出中介给帮了什么忙,于是想到可能被骗了:其实中介根本没人在富厂。他俩便去找中介,故意说没应聘上,让中介问问他们在富厂内部的人是怎么回事,搞得中介最后没办



法，把钱退给了他们。想想，中介骗人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好在他们还挺有智慧的。

之前他还去过比亚迪。他说以前在广州的服装厂时，每个月初一、十五都会升国旗，全厂员工参加，每年元旦厂里会举办三千米马拉松赛，老板扛着国旗绕工厂转一圈，经理在后面跟着，很庄严。

小卢其实是个特别爱岗敬业的好孩子，但也曾带头罢过一次工。事情是这样的：他应聘进了一家牛仔裤厂，开机，算是技术工。车间有一百多人，八十台机，差不多需要四十个工人开机，其余是普通工人。有几个开机师傅在应聘时被告知说隔月的月初发工资，但到了隔月的五号，厂里似乎都没有要发工资的动静。这些师傅就有点骚动，但都不敢去问，于是就派他去找经理问是怎么回事。他虽然爱岗敬业，但如果厂里不守信用的话，那是不能接受的。他就很勇敢地去了。经理说十五号发工资。他说，来应聘的时候说是三号之前。经理说，那我问一下，明天给你答复。结果第二天，经理没有给他答复，当没这回事一样。小卢和另外三个师傅就去线上鼓动大家罢工，大家都很支持他们。七号那天，他们四人挡在车间门口，不让大家进车间，就这样罢工开始了。没多久，经理跟老板就过来了。经理一看到他，就知道怎么回事

了。于是老板把他们四个带头的人弄到办公室去谈判。谈判很不愉快。老板很客气地问了原因，回答他工资确实一直是十五号才发的，不会提前发的。他们不服，老板就发话把四人都开除了。另一边，经理不知道跟大家说了什么，工人一个个回车间上班，最后就什么事都没了，除了他们四个人失去了工作。



麦绥莱勒《行进中的人》木刻，1951



都说大厂管得严，那到底这个严体现在哪里呢？一般的大厂，比如四五千、上万人的厂，可能还体现得不够，但在富厂，这个几十上百万人的大厂，就把“严”发挥得淋漓尽致。

怎么叫“严”呢？在我理解，就是每个人都被约束得严严实实的，无处发声，无缝可钻，无处可逃。先来看一下小厂（几十上百人的厂）的情况：小嘛，不仅地方小，人也不太多，工友之间互相面熟，认识，甚至主管、经理可能都对自己的员工比较熟悉。厂里各部门的职责和所在，员工个个都很清楚，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熟悉的环境。无论员工在生活上，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去找相应的部门或相关人员解决。虽然厂规也不少，但只要涉及到的几个部门商量沟通一下，事情很快就能搞定，不一定非得拿一大堆条条框框把人搞得死死的。老板的目的是赚钱，厂规是为了维护赚钱的秩序，小厂就是

这点好，一切尽在眼底，只要秩序不乱，不耽误挣钱，很多事情都好商量，可以变通。有的小厂甚至一个部门、一个人管多种事情，那就更好办了。

再来看一般的大厂（上千人的厂），地方大了，人多了，厂里的分工也相应多和细了。员工有什么事需要处理的话，必须一级一级申请，必须按规章制度办事，但毕竟找得到负责处理事情的职能部门，虽然过程可能很繁琐，工作人员态度差，可不管怎样，总有一个结果。至于“人情味”，很少能闻得到！

相比之下，富厂实在与众不同，十几万人呀，那就是一个打工小王国，各种系统都有（物业，保安等）。厂内的管理部门分工比一般大厂更多，更细，应有尽有，分布也很散。富厂地方大，要命的是，根本不考虑员工是否便利，往往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地点安排得相隔老远，一个东一个西，结果上班要提前一个小时从厂内宿舍前去车间。人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熙熙攘攘，并且每天见到的都是新面孔。在富厂，各个系统都是独立，不相干，各司其职的，并且只是机械地行使自己的职责。打个比方，员工进车间要先换上拖鞋，保安在门口检查；进去后，再换静电鞋进车间，有管理员专管鞋柜；在车间，线长、组长每天要提前十分钟点名，并安排生产。某一天，你发现拖鞋丢

了，你找管理员，答复是：人太多了，自己保管好自己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你找线长，线长也只能说：这个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当你光着脚出了车间，想问保安要一双鞋套时，他要么不理你，要么会说：那边有回收的鞋套，自己去拿。你说你想要一双新的鞋套时，他会很严肃地告诉你：鞋套是为客户准备的，不能给你。好吧，光着脚走就光着脚走。当你第二天穿着便鞋过安检时，保安又会说：公司规定不许穿自己的便鞋进去。当然鞋套也不会给你的，这时你只能脱了鞋，光着脚进去，或者干脆不进去，等着线长处罚你。同时，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知道该反映、投诉到哪里才能解决。过去到现在，一向如此。与此事相关的保安、鞋柜管理员、线长，对解决这个事情一点用处都没有。

宿舍也存在同样问题。某人自己洗衣服，拿去晾，然后丢了，跑去宿



管处投诉。宿管处大声斥责：公司规定衣服必须要送去洗衣房集体洗，你自己洗，不处罚你就不错了，还要来投诉！也许例子举得不恰当，那再说说丢手机的事吧。宿管处照样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么多人，自己的东西要保管好，你可以向公司投诉！……但投诉完了，就结束了，手机照样丢，宿管处照样理直气壮，连一点改进的意思都没有，所以，员工们对投诉只有两个字要说：没用！

仔细想想，我们对工厂的制度只有严格执行的份，休想有什么主动性，但执行过程遇到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居然找不到解决的部门，不知道这些“鸡毛蒜皮”的事该向谁反映，而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对我们却又那么重要，烦躁呀！再来看看身边那些负责管理我们的系统吧，他们按各自的条条框框来约束我们，把我们捆得严严实实，喘不过气。可一旦遇到了“鸡毛蒜皮”的事，他们却一把推开，好像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有走投无路的感觉。至于那些分工很细的职能部门，你很难知道它在哪儿，就算知道了，找它办事也是相当的麻烦。记得进厂培训时，有个培训师给我们讲了一件事：一个员工上班时把手划了一刀，医药费花十几二十块钱。他要申请工伤。于是不知道公司发动了几个部门，发动了几个人，反正就是过来车间视察，找人证物

证，询问事发时的情况，还要当事人交十几份资料，这个员工被折腾得后悔了，就想放弃申请工伤。但这个申请已提交上去，不能改变。于是，公司为了惩罚他“小题大做”，给他记了一个小过，才使他免于继续被折腾下去。太悲剧了！可见，公司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大的。当时那个培训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作总结：没有油水的事情就不要去做了！什么叫油水呢？我想应该就是好处。那做什么事才有好处呢？当然是做对公司有利



我所在的生产车间是模具成型，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脑子里没有概念。分配车间的那天下午，线长带我们熟悉环境，一进入厂房，迎接我们的是轰鸣的冲床噪音和刺鼻的塑胶

的事才能被称作好处。反之，给公司找麻烦，就别想有好果子吃！比如，假设有员工偷盗公司财物，公司处理起来不仅雷厉风行，而且方法多样；而假如员工的拖鞋、衣服、手机失窃了，根本就没有哪个部门理你，要么就是找似是而非的理由搪塞你。什么人性化，人情味，全是扯淡！

总之，工厂被各个不同系统的人管理得井井有条，员工则被捆得结结实实，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严”吧！

气味，我们能看到每台机器旁边有一个工作台，上方亮着两盏日光灯，桌前站着两三个穿着厂服的操作工人，身体两侧分别放置着待加工的和加工过的产品，身后还有打包用的塑膜和纸箱。在我的工站上，基本上每天要做八十箱模具，每箱 16 块，加上报废品，总数大概是 1400 块，符合生产标准在量上的要求，但是这还不是工作的全部，因为除了要应对这么大的工作量之外，近乎苛刻的质的要求更增加了人的压力。工人生产的所有产品都要经过品管的检测、查验，合格之后才会放行，进入下一道工序，而如果产品在下一道工序被发现质量问题，出现异常的话，下个工序的车间就会要求退货。这样的情况就是一

个事故，品管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以品管会严控品质要求，把压力转到生产环节，即工人的身上。

在生产过程中，品管每隔两小时会从成品中抽取样品详细检测一次，而每十几分钟就会随机抽取样品目检，因此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在专心工作时，突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她拿起你的产品，用她们的标准仔细地看，发现问题，不管你手头是否有活，都会随时叫住你跟你讲，说你这做得不好，要重新做。

品管在车间里是很好认的。他们都戴着黄色的帽子，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经常冲人发脾气。因为他们在车间里权力很大，他们手里的图章决定着产品是否合格，是否可以运走，因此千万不能得罪他们。有工人跟我说，品管就是警察，监工，时刻盯着他们。我第一次领教他们的权力是在上班的第一天，被隔壁组装产线的品管老大诬陷。

那次是我第一天上班，由于我们成型车间做的产品送到组装车间作业，出现了很多的不良品，因此我们车间要派一个人去组装车间随线，看看产品出现什么问题，挑出不良品，不致影响产线的速度。线长送我过去之后就走了。我在那边就开始作业。由于我不懂怎么做，让他们教我，可当他们知道我是第一天上班，什么都不会，就开始发飙。过了一会，产线

出现异常，只能停线。来了一堆当官的，组装线品管老大，几个品管员，副线长，线长，组长等。那个品管老大就开始给我们车间的品管老大打电话，涉及到了我，说停线的原因是产品不良，而成型车间派来的人，也就是我，私自跑掉了，没把不良品找出来，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可事实是，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听着他公然撒谎，当然很生气，旁边一个工人安慰我说，他是在诬陷我，出了问题都是下面的人倒霉。一个品管员知道我就在边上，她想提醒老大，但欲言又止。

一个工人跟我说，从副线长算起，往上的都是当官的，但他们能接触到的只能是线长，组长级别，而这些线长，组长也都是从普通工人中提拔起来的。组长线的一个工人告诉我，他们线这个月有两个工人被线长逼迫离职了，因为他们不听话。而逼走工人的方法是，借口说产线不要那么多人，让不听话的工人去其他的产线，但事实上，没有其他产线或部门会接收的，因此工人没活干，只能自己离职。在车间里，当官的是很好认的，因为副线长戴红色的帽子，线长穿蓝色的马甲，组长穿绿色的马甲。工人不一定要认识那些人，只要分清不同的颜色，知道他们比自己职务高，不能得罪他们就行。

领班、线长、品管随时会跟你说，

模具的毛边没削干净、表面油污没擦干净、毛线没挑出来，总之毛病很多，而最能反映这个问题的是每天的早会。早会时首先点名，然后由线长讲前一天工作出现的问题和工作的要求，基本上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工站周围地面不干净，桌面东西乱摆放，工作的时候说话被领导发现，玩手机，工作不认真等，感觉每天一大早都要被批斗一番，每天都说这些问题，却丝毫没有改善。我问过不少工人，怎么样应付管理的指责，回答都相似：就当没听到，左耳进右耳出。除了挨骂之外，在厂里工人根本不会听到表扬，不管你做得多努力，活干得多好，永远都是你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

一个工人曾经跟我讲，我们厂区今年一月份发生过争取加班费的罢工，起因是工人加班数据不录入系统，就不能发加班费，而通过调休、补休置换回来，但进厂的工人大部分都是冲着加班费来的，因为上普通班只能拿底薪，扣掉餐费、房租水电、社保，一个月只能拿几百块，而厂里现在产量要求不高，经常歇工，可以抵消掉工人的加班而节省成本。有一天有人带头说“今天不加班”，车间的人应声而起，一到下班时间，大部分人都走出车间，拒绝加班。当然还有一些老实人不敢这么做。那些带头罢工的人，现在有的离厂了，有的调

到其他部门，留下的要么是不敢罢工的，要么是新来的。

前几天一个同事来工站找我。我很奇怪上班时他怎么闲着。他说机器坏了。我说那挺好的。过了一会他偷偷告诉我，机器是他故意弄坏的。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只要把紧急制动开关一关，机器就停了，再把开关转回原位，就神不知鬼不觉，没人知道。然后机器就出故障了，技术人员来修理，也没那么快修好。我知道他以前在好几个工厂做过，知道里面的窍门，所以他敢这么做。像我这种新手，不敢乱碰机器的，更别说破坏了。

另一个工人说，当忙不过来或想偷懒时，可以把合格的产品当作不良品处理，打碎了重新加工，这样就减慢了工作的速度，减少了要做的产品数量。他说他们上夜班的同事一晚上扔掉两箱合格产品，这种破坏产品的行为基本上每个工人都干过。





最近一段时间，富厂的各地分厂连续发生工人停工。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与一般劳资纠纷区别不大。富厂一向手眼通天，政府、学者和媒体都很给它面子，顶多不痛不痒地谴责两声“管理不完善”。虽然如此，富厂还是没法把停工的新闻全捂住。

2012年1月，江西分厂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再加上伙食差、管理苛刻、厂区治安混乱（宿舍内盗严重）、加薪不平等等因素，爆发了上千人的停工、游行。

2012年9月，山西分厂部分工人下班时与保安起冲突，发生群殴，还砸车、砸厂里开的超市，数十人受伤。

2012年上半年，郑州分厂工作量相对少，工人工资低，普遍不到两千。下半年 iPhone5 上市，富厂提高了制造的质量要求，导致产线工人与质检人员严重窝里斗（部门之间不断内讧是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大特色，这在富厂表现得淋漓尽致），部分质检人员声称被产线工人多次殴打，跟高层反应，高层不理。质检工觉得没法干了，

在基层管理的带头下一度停工抗议。

2013年1月，北京分厂发生停工事件，上千员工在餐厅围困高层管理，要说法，直接诱因是年终奖问题，也包括了强制调配员工支援外地、日常管理苛刻、工资低、加班制度不近人情、不包吃住等等其它理由。

2013年3月，昆山分厂发生停工，起因是年终绩效太低、加班少而工作量增加。

自从2010年深圳的富厂工人发生连续跳楼事件，不少学者给老板当参谋说，几十万工人待在一个大厂区里，早晚出事，得把他们分散化。这两年富厂在内地确实开了十几个分厂，但首要目的不是分散工人，而是享受内地政府的投资优惠（税收、地皮和官方的关照），继续降低成本。再说了，工人分散就能天下太平？没那么简单。富厂可以算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缩影。创业初期，它主要依靠生产规模取得市场优势，就算开分厂，规模也小不了，仅郑州分厂就有十万多人。目前富厂员工已近百

万，比两年前多了三分之一，同时深圳老厂仍保留了三十几万工人。看起来，资本主义市场约束下的社会化生产自有规律，不是老板的参谋们想把工人打散就一定散得了的。

富厂总爱哭穷，说自己是利润稀薄的代工厂，其实近几年它开拓了很长的产业链，利润率不低，还大搞研发，初步具备了挑战世界电子业霸主的实力。同时，富厂也没有放松起家的管理法宝，用高压手段上产量、降成本，用北京分厂停工工人的话说，管理层“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就是说，富厂不是没钱改善工人待遇，它只是更乐于沿用老一套管理手段，少花钱多办事。内地分厂无一例外地继承了深圳老厂多年一贯的混蛋风格：用保安恐吓工人；“要结果不要过程”的质量控制法，造成不同部门的对立；名实不符的工资水平。引发各地分厂劳资纠纷的各种因素，在深圳老厂至今全都存在。只不过，深圳老厂在应付工人方面看起来更有经验，更擅长拿捏“让你勉强不闹事”的分寸，比如底薪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或改正某些过于恶劣侵犯工人利益的做法。而过去一段时间富厂在内地高速扩张，两年就雇了几十万工人，它那套“大棒+（空口许诺的假）胡萝卜”管理办法，很容易搞得人心浮动，也更容易“出事”。

内地分厂频频出事，与新招工人的成分也有关系。北京等内地地区，

经历了长久的工业萧条后，近几年再次“工业化”，工厂越开越多。新进来的工人，包括富厂招的工人，有些在沿海打过工，也有不少刚出来找工作的小青年。这帮小青年还没适应资本主义工厂里“工人是没感觉的螺丝钉”这一角色，进了富厂就觉得特别难受。珠三角“老”工人已经积攒了一些打工的门道（包括如何应付企业管理），内地小青年刚走上工厂谋生的煎熬道路，又遇到了富厂的“高标准严要求”，不由自主重复着2005年前珠三角工人的某些作为，比如各省“老乡”打群架、工人打保安、停工时砸厂里的车，等等。总之，富厂最近曝光的几起罢工并无任何出奇之处，仅仅反映了内地“再工业化”过程中，劳资纠纷增多的大趋势。当然，富厂“别有风味”的严苛管理，也在企业内部强化着这一趋势。

富厂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全球经济继续深陷危机，富厂也好，整个资本主义中国也好，都在努力求生。资本家想求生，最简单的办法是牺牲工人。富厂的内地分支虽频发劳资纠纷，但资方显然无意于大幅改善工人待遇和劳动条件。厂里应对停工的两个手段：舆论管制（淡化劳资矛盾，强调“少数人聚集、旷工”、“员工内部争吵”）和暴力威慑（强化保安、动员警力），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